

評註
詳解

古文四象



上海九州書局印行

(一) 本書爲清代大儒曾文正公所輯。提精拮華。分析入微。早爲學者所公認。本局採選善本。重爲校印。以備研究國學者之用。

(二) 本書註音釋義。概在文後。文內則以數碼表記之。

(三) 本書爲便利讀者起見。註釋不厭詳盡。但所用字句。仍以簡明精當爲主。

甲、所註地名。以現代名稱爲準。

乙、古代物名。爲現代所無者。仍用古說。

丙、註釋事實。引用典故。因文制宜。詳略互見。

(四) 文後評語。見仁見智。各具慧心。原本節錄過繁。未免喧賓奪主。有惑讀者思想。故本書概從割愛。

(五) 眉批指示段落。分析文義。有助讀者不少。故仍其舊。

(六) 作者事略。讀者不可不知。本書特增作者小傳。附諸篇首。至節錄

(七) 詩書易經諸文。及君王賜書疑爲詞臣代撰者。從略。

正。本書迭經校讎。數易寒暑。舛訛之處。或仍難免。大雅君子。幸賜指

古文、四象目次

卷一

太陽氣勢上

經

書牧誓……………一

史

賈誼過秦論上……………二

賈誼過秦論中……………六

賈誼過秦論下……………八

賈誼陳政事疏……………一〇

賈誼論積貯疏……………二七

融錯論貴粟疏……………二八

賈山至言……………三二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三八

賈捐之罷珠崖對……………四〇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四三

揚雄解嘲並序……………四七

揚雄羽獵賦並序……………五二

揚雄長楊賦並序……………五九

楊惲報孫會宗書……………六三

百家

韓愈原道……………六六

韓愈原毀……………七一

韓愈進學解……………七二

韓愈平淮西碑……………七五

韓愈南海神廟碑……………八〇

韓愈給事清河張君墓誌銘……………八三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八五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八九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九一

韓愈與孟尚書書……………九四

韓愈贈文暢師序……………九六

韓愈贈鄭尚書序……………九八

柳宗元封建論……………一〇〇

柳宗元桐葉封弟辨……………一〇五

蘇洵易論……………一〇六

蘇洵樂論……………一〇八

王安石許主簿墓誌銘……………一一〇

太陽氣勢下

史

司馬遷項羽本紀……………一一二

司馬遷魏公子列傳……………一三六

司馬遷廉藺列傳……………一四三

司馬遷田單傳……………一四八

司馬遷屈原傳……………一五一

司馬遷荊軻傳……………一五五

司馬遷竇田列傳……………一六三

司馬遷李廣列傳……………一六七

司馬遷報任安書……………一七五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一八二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一八四

司馬相如諫獵書……………一八七

司馬相如子虛賦……………一八八

司馬相如上林賦……………一九三

卷二

少陽趣味

經

左傳士會還晉……………一

左傳大棘之戰……………二

左傳師慧過朝……………三

左傳御叔飲酒……………四

左傳臧紇出奔……………四

左傳張骼致師……………七

左傳崔氏之滅……………八

左傳慶氏之難……………九

左傳陽生之立……………一一

古文四象 目次

左傳白公之難……………一三

史

司馬遷滑稽傳……………一六

班固東方朔列傳……………二〇

班固楊惲傳……………三七

班固胡建傳……………四〇

班固蓋寬饒傳……………四二

班固孫寶傳……………四五

班固陳遵傳……………四九

百家

莊周齊物論……………五二

莊周養生主……………五三

莊周大宗師……………五五

莊周駢拇……………五七

莊周馬蹄	六〇
莊周肱篋	六二
莊周天地	六七
莊周天道	六八
莊周天運	六九
莊周秋水	七〇
莊周至樂	七一
莊周徐無鬼	七一
莊周則陽	七二
莊周外傳	七三
莊周列御寇	七九
荀卿榮辱篇	八〇
韓愈毛穎傳	八二
韓愈送窮文	八四

韓愈鄭羣墓誌	八六
韓愈王適墓誌	八八
韓愈石鼎詩序	九〇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九二
韓愈送李愿序	九三
韓愈答呂巖山人書	九五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九六
柳宗元鈞鉞潭記	九七
柳宗元鈞鉞潭西小邱記	九八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九九
柳宗元小石潭記	一〇〇

卷三

太陰識度

經

易繫辭上傳……………一
 易繫辭下傳……………七
 書金縢……………一三
 書無逸……………一五
 書顧命……………一七
 書呂刑……………一九
 孟子好辯章……………二三
 孟子離婁章……………二五
 孟子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二六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二七
 孟子孔子登東山章……………二八
 孟子孔子在陳章……………二八
 孟子由堯舜章……………三〇

史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三〇
 司馬遷六國表序……………三二
 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三四
 司馬遷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三五
 司馬遷孔子世家贊……………三七
 司馬遷外戚世家敘……………三八
 司馬遷伯夷列傳……………三九
 司馬遷孟荀列傳……………四一
 司馬遷儒林列傳……………四五
 司馬遷游俠列傳……………五五
 司馬遷自序……………六〇
 漢文帝賜南粵王書……………六三
 劉向論起昌陵疏……………六五

劉向諫外家封事……………六九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七二

漢光武賜竇融璽書……………七三

諸葛亮出師表……………七四

歐陽修藝文志序……………七六

歐陽修伶官傳序……………七八

歐陽修職方考序……………七九

百家

韓愈伯夷頌……………八一

韓愈獲麟解……………八二

韓愈雜說錄二……………八三

韓愈送王損序……………八四

韓愈送王含序……………八五

韓愈答李翊書……………八六

歐陽修豐樂亭記……………八八

歐陽修送徐無黨序……………八九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九一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九七

曾鞏徐幹中論目錄序……………一〇〇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一〇一

卷四

經

詩關雎……………一

詩葛覃……………一

詩卷耳……………二

詩鵲巢……………二

詩采芣……………三

詩采蘋	三
詩清廟	三
詩雍	四
詩七月	四
詩鷓鴣	六
詩東山	七
詩狼跋	八
詩文王	八
詩大明	九
詩綿	一〇
詩思齊	一一
詩楚茨	一二
詩信南山	一三
詩文王有聲	一三

詩生民	一四
詩行葦	一五
詩篤公劉	一六
詩那	一七
詩長發	一七
詩北門	一八
詩匪風	一九
詩北山	一九
詩頍弁	二〇
詩白華	二〇
詩板	二一
詩蕩	二二
詩瞻卬	二三
詩鹿鳴	二四

詩四牡	二四
詩常棣	二五
詩伐木	二五
詩崧高	二六
詩烝民	二七
詩江漢	二八
詩常武	二九
詩節南山	三〇
詩正月	三一
詩十月之交	三二
詩雨無正	三三
詩小旻	三四
詩小宛	三五
詩小弁	三五

詩巧言	三六
詩柏舟	三七
詩淇奥	三八
詩蓼莪	三八
詩抑	三九
詩閔子小子	四一
詩訪落	四一
詩敬之	四一
詩小毖	四一
詩碩人	四二
詩小戎	四三
詩采芣	四四
詩車攻	四五
詩皇矣	四六

詩韓弈	四八
詩闕宮	四九
詩柏舟	五一
詩谷風	五一
詩伯兮	五二
詩葛生	五二
詩蒹葭	五三
詩黃鳥	五三
詩采芣	五四
詩杕杜	五五
詩簡兮	五五
詩太叔于田	五六
詩清人	五六
詩還	五六

詩伐檀	五七
詩山有樞	五七
詩宛丘	五八
詩大東	五八
史	
賈誼弔屈原賦	五九
賈誼鵬鳥賦並序	六〇
揚雄反離騷	六二
班固幽通賦	六五
百家	
屈原離騷	六八
屈原九歌	七六
東皇太一	七六
雲中君	七七

湘君	七七
湘夫人	七八
大司命	七九
少司命	八〇
東君	八〇
河伯	八一
山鬼	八一
國殫	八二
禮魂	八二
宋玉九辨	八三
其一	八三
其二	八四
其三	八四
其四	八五
其五	八五
其六	八六
其七	八七
其八	八七

其九	八八
魏文帝與吳質書	八九
左思蜀都賦	九一
潘岳馬汧督誅	九八
鮑照蕪城賦	一〇二
邱遲與陳伯之書	一〇四
江淹恨賦	一〇六
江淹別賦	一〇七
庾信哀江南賦	一一〇
韓愈送董邵南序	一一〇
韓愈祭張員外文	一一一
韓愈祭柳子厚文	一一三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一一四
蘇軾前後赤壁賦	一二六
吳摯甫先生記古文四象後	

古文四象卷一

湘鄉曾國藩纂輯

太陽氣勢上 噴薄之勢 跌蕩之勢

經

書牧誓

時甲子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

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註釋】

（一）味爽也。具訓。（二）牧野古地名，今河南淇縣南。古地名，今河南淇縣南。（三）仗通仗，依仗也。通仗，依仗也。（四）鉞大斧也。大斧也。（五）秉持也。持也。（六）

旄百毛，旗之注旄牛尾于干者，故曰旄。（七）麾指揮也。指揮也。（八）逖遠也。遠也。（九）冢君至百夫長皆古時官職名稱。（十）庸至濮

惟四句亡罪人。言對信用逃（二）穴音軌，竊盜山內爲（三）浚武王（四）答報答（五）不迪不進而用（六）乃

惟四句亡罪人。言對信用逃（二）穴音軌，竊盜山內爲（三）浚武王（四）答報答（五）不迪不進而用（六）乃

惟四句亡罪人。言對信用逃（二）穴音軌，竊盜山內爲（三）浚武王（四）答報答（五）不迪不進而用（六）乃

惟四句亡罪人。言對信用逃（二）穴音軌，竊盜山內爲（三）浚武王（四）答報答（五）不迪不進而用（六）乃

史

賈誼過秦論上

賈誼漢洛陽人。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一年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

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後

復召入都。拜爲梁懷王太傅。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世稱賈太傅。又以其年少。稱爲賈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紀取此作
贊以爲莫
善於賈生
也陸機論
吳于寶論
管懷意俱
本此
王整曰賈
誼過秦論
其言極古
與先秦相
上下但其
三篇大意
不甚變化
且詞亦有
重疊者意
生偶作未
及刪改耳

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
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
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
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
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人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

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甞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鎧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

李塗曰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者賈誼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此類是也

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註釋】(一)秦孝公 獻公之子，(二)殺 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三)函 函谷關，在今河南南舞陽縣。(四)雍州 古九州之一

關等。席卷 勢如捲席，(五)囊 難昂切，音囊。盛物之具。有底曰囊，無底曰囊，囊括，猶包括之意。(六)八荒 八方荒遠之地。(七)商

君法，孝公封之子商，號商君。(八)衡 與橫通，連衡，連(九)惠文王 孝公之子。武王 惠文王之子。昭襄

王 武王之子。漢中 今陝西南鄭等縣。(二)巴蜀 今四川省地。(三)合從 六國合同敵秦也。(四)結音帝，(四)齊 自前山東

四至濟南東昌之間，又北至直隸景滄諸州，東南至於海。(五)孟嘗 孟嘗君姓田名文。(六)趙 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之地。(七)平原 平原君趙之公

楚 目前湖北荊州府以北至河南裕州作陽州之境。(九)春申 春申君楚人姓黃名歇。(三)魏 今河南西北部山西北部之地。(三)信陵 信陵君魏公

今河南中部及山西之地。(三)燕 今遼寧河北及朝鮮北部之地。(四)宋 今河南東南部至江蘇徐州境。(五)衛 目前直隸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衛輝懷慶府之境。(六)中

山 前直隸正定府。(三)甯越 趙人。(六)蘇秦 洛陽人，主合從為六國相。(三)杜赫 周人。(三)齊明 東周。(三)周最

周君之子。(三)陳軫 昭滑 皆楚人。(三)樓緩 魏相也。文侯弟。(三)翟景 周人。(三)蘇厲 蘇秦之弟。(三)樂毅 燕

(三)吳起 衛人仕魏為將。(三)孫臏 武將也。孫武之後。(三)兒良 王廖 皆豪士也。(四)田忌 齊將。

趙奢 皆趙將。(四)叩 擊也。(四)鏃 讀如獲，箭頭也。(四)漂 浮也。鹵 通楮，大盾也。(四)孝文王 昭襄王之子。(四)莊襄

王 孝文王之子。(四)秦王 即秦始皇。(四)周 即東周。(四)棰 同捶，杖也。拊 音撫，與附同。(五)百越 感非一種，百越，猶言

百蠻也。(五) 桂林今廣西北部。(五) 象郡今廣西南境並越南地。(五) 蒙恬秦將。(五) 長城秦所築者，起臨洮迄遼東。(五) 匈奴

北狄之一族，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五) 黔首秦更名民曰黔首。(五) 咸陽秦孝公所都。今陝西長安縣東。(五) 鐻音巨，以懸鐘鼓首。(五) 金人始皇

下兵，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卒) 華山名，在今陝西華陰縣。(三) 誰何如何也。(三) 殊俗遠方風俗不同之地。(三) 陳涉楚人，首起

(六) 甕音貢切，陶器，汲瓶也。牖音尤，窗也。甕牖繩樞言以頸口為窗牖，以繩局戶為樞，喻簡陋也。(五) 眈音萌，田民也。(突) 墨翟宋大夫。

(卷) 陶朱范蠡越人，去官之陶，自稱陶朱公，居積致富。(突) 猗頓猗頓問術于陶朱公，亦致富。(突) 躡音葉切，追隨也。(七) 贏音盈，担

與影同。(七) 擾音疊，勦之柄；棘同戟；於戟之柄；言止有其柄。(七) 鈇音淹切，同鈇，利也。(七) 鍛音所拜切，鍛所拜切。(七) 絜音結切，比度也。(七) 八州雍州外尚有八州。(七) 七廟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賈誼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

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

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

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

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

馮德秀曰
天下嗷嗷
新主之資
此正孟子
饑渴易飲
食之說也
然桀紂之
虐必有如
湯武者代
之然後可
以慰新民
之望若二
世子以始
皇爲之父
以積高爲
之師所習
見者非斬
刈人則夷
人之三族
也詎乃以
任忠賢憂

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而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

海內強之何罪實盜陌以伯夷之行乎昔有謂太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技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技蘇得調守其業

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註釋】(一)斐，音非。斐然。(二)五霸，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也。(三)元，善也。民之類善。(四)離，間而併吞。

(五)袒，音巨，短衣也。褌，音葛，毛衣也。褐，音褐，布也。(六)嗷，音放，嗷嗷，衆口嘈雜也。(七)縞，音高，縞素。

與擊通。妻子也。秦制，(十)廩，里飲切。穀藏曰廩。米藏曰廩。(二)阿房宮，始皇所築。在今陳西咸陽縣。在今(三)大澤，地名。在安徽宿縣西南。

故前縣西。時秦發關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雨失期。法當斬。遂起兵。(三)傾，非正危之道也。

賈誼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

斯言常矣
如諛所云
亦書生之
論今特以
其文取之

司馬貞曰
此評失也
章邯之降
由趙高用
事不信任
軍將一則
恐誅二則
楚兵既盛
王離見虜
遂降耳非
三軍要市
於外以求
封明矣

凌約言曰
賈太傅既
云孤立無
親危弱無
輔已重爲
子嬰惜矣
又云三主

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於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道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陔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

雖而終身
不悟毋乃
責之過乎

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註釋】(一)三十餘郡。六國在穀南之東。故混稱山東。(二)繕。修治也。津濟渡處。(三)望屋。

而食。言其兵無儲糧。隨處而食。(四)鴻門。在今陝西臨潼縣東。(五)章邯。秦將。後降項羽。封爲雍王。(六)子嬰。二世兄扶蘇子。趙高弑二世。立

伯。即五。武成康昭穆。五主也。(二)野諺。俚俗之語也。

(七)繆公。名任好。五霸之一。(八)素王。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如孔子可稱素王。(九)救敗非也。言非救敗之道也。(十)五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

真德秀曰
按漢去古

未遠故人
臣言事無
所忌諱如
此

凌雅隆曰

按此篇論

制匈奴凡

二段實一

事也當是

流涕之一

而其二爲

足食勸農

語見新書

班史則載

之食貨志

中矣

姚鼐曰此

二字疑本

是一字後

論匈奴一

事而疊出

可爲流涕

句耳非有

二也俗人

或遂於起

處增一爲

二

茅坤曰賈

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山上善首

以射獵為

噓而賈誼

亦以此必

文帝當時

長代邊好

習射獵故

云云

王維禎曰

誼歷數四

事反覆設

論謂帝為

不能猶有

三代遺直

下也。今或親^十弟謀為東帝。親^二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一三}覓。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一四}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二四}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二六}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

眞德秀曰
太史公云
賈誼龜錯
明申商熟
味此疏蘊
然有洙泗

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髓脾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髓脾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

真德秀曰

此天下之

善謀也使

文帝早用

其說安有

七國之變

誠若是處

之則諠所

謂斤斧者

亦不必施

矣至武帝

始用主父

偃蹇令諸

侯得推恩

子弟以息

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而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舉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請侯之禍
然其弊也
至於削弱
已甚無以
制外戚之
變此矯枉
過直之罪
非諛之策
失也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四利幾之謀不生。柴奇四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望。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四八。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五三不能爲己。病非徒瘡也。又苦蹶五三。蹶。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哭之一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賣倒縣而已。又類辟五六且病痺五七。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五八。不輕得復。五斤以上。不輕得息五九。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

真德秀曰
文帝知富
民而不知
所以教之
故其大者
僭至此文
帝不早定
經制致使
武帝以忿
疾之心專
以抑權并
兼為事是
今日之容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戎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為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一事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六八紈之裏。綖以偏諸美者。繡繡。六九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

箕適以啓
異時決裂
之禍也諠
言不見用
惜哉
陳廷敬曰
諠言長太
息者六疏
中止及其
三蓋自夏
爲天子至
此時務也
爲一段自
凡人之智
至引周秦
事以觀之
也爲一段
合之共得
五事其一
則史家刪
去之若新
書大都等
齊諸篇後
人僞託不
足據也
姚鼐曰長
太息者六
文內闕一

獻計者曰。母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資。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擐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於天子者補之蓋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真實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貯卽載於食貨志者是已真德秀曰按是時張蒼爲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林希元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聖賢之評實誼述

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七九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息之上長太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八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師之教訓。此三公

之如樂記

然

茅坤曰教

太子一節

此則賈生

監祭二世

之愚而所

請尤三代

以來首議

王宗沐曰

誼論教太

子稱秦所

以亡皆由

引用文法

之吏授太

子因拳拳

周人保傅

之間而景

帝幸師忌

錯用法刻

深文帝寬

厚之治案

焉使誼言

得行何以

及此

真德秀曰

誼欲選左

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
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
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
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
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
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

右開以道

術智誼之

指而文帝

迺使龜錯

以術數教

太子帝號

能受諫者

而於此失

之可歎也

真德秀曰

景帝為太

子以博局

提殺吳太

子實基異

時之禍故

諛惡懇言

之其接胡

亥以誠最

為深切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

真德秀曰
此時務也
正當是太
息之四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以上教太子一條無長太息字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九三戾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

張英曰天下如大器視乎所置之安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所謂措國於不傾之地也遺辭命意獨見其大真德秀曰以觀之也止當是太息之五

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以上定取舍中德教一條無長太息字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梟。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九六躐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梟不加其身者。

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白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鬻刑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苜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覺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禮雅曰
按大戴記
云刑不上
大夫者古
之大臣有
坐不廉汗
穢者則曰
簠簋不飭
淫亂男女
無別者則
曰帷薄不
飭罔上不
忠者則曰
臣節未著
寵餽不勝
任者則曰
下官不職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皐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如劍造請室而請皐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皐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千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濟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賈誼之疏大略本此徐乾學曰長沙論數大政而終之以重禮義誠以上下固結之意所闕尤重筆觀郁俞一堂與夫鹿鳴天保之君臣而泰漢之矣自見矣然則禮義曷可斯須去哉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不挫乎大臣一廉長帝疏稱長太息者三始指此

【註釋】(一)它同他(二)厝音古切(三)舛音喘(四)衡與橫同(五)搶攘亂貌(六)孰通熟

(七)顧成帝自爲廟制度卑狹故曰顧成(八)六親即父母兄弟妻子(九)爽亮也(一〇)親弟指淮南厲王長

(一)親兄齊悼惠王子嬰居爲濟北王(二)今吳句指吳王濞謂不奉漢法有告之者(三)日中言其

也其音音(四)抗舉也(五)齊桓名小白用管仲致霸(六)淮陰侯韓信先上楚後爲淮陰侯

(七)黔布即英布封九江(八)彭越封梁王謀反(九)韓信韓之公子封韓王叛(一〇)張敖耳

子封(一)貫高叱高帝不禮其王陰謀弑帝事被捕自殺(二)盧綰封燕王亡(三)陳豨居代地爲趙相(四)仄

室卿大夫支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可資憑藉也(五)中涓舍人之官(六)惠同德(七)悼惠王名肥高(八)仄

(一)元王高帝弟(二)中子名如意高帝子(三)幽王名友高(四)共王名恢高(五)靈王名建

帝子。〔三〕厲王名長，高。〔四〕黃屋天子車以黃蓋。〔五〕馮敬文帝時御史大夫。〔六〕匕首短劍也。〔七〕坦

古之善屠牛者，名坦。〔八〕髀音寬，兩股間也。〔九〕嬰加也。〔十〕樊鄴樊，鄉商。〔十一〕蒞醢阻

平望。流醢。〔十二〕輻湊輻，輪中木之直指。湊，聚也。言車輪之聚於轂也。〔十三〕其削句有與漢犬牙相錯者。〔十四〕利幾幾，將也。後歸漢

之。〔十五〕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十六〕植遺腹植，立也。遺腹，父死後而生之子。〔十七〕朝委裘天子已死。陳其裘衣而朝之。〔十八〕

瘡止勇切。足踵也。〔十九〕脛胡定切。足莖也。〔二十〕信同伸。〔二十一〕搐激六切。動而痛也。〔二十二〕扁鵲古之良醫。〔二十三〕跋音蹠字。足

鞮音展字。謂足下反戾不可行也。〔二十四〕媢古慢字。〔二十五〕媿古悔字。〔二十六〕躄同但。足病。〔二十七〕痲風疾。〔二十八〕長爵高爵也。

位。尚須禦寇。不得復除。〔二十九〕斥候偵探敵情之人。〔三十〕烽燧高臺置薪。有警則舉火相告。〔三十一〕亡具無才具也。〔三十二〕屬國之官外夷交涉之官。〔三十三〕中行說行音杭。說音悅。中行悅，漢使。降匈奴者。〔三十四〕緣如今緞帶之屬。以爲衣履之緣口者。〔三十五〕內閑內同。閑，賣買之所。〔三十六〕

廟而不宴入廟服之。宴，居不服。〔三十七〕毅音射。輕紗也。〔三十八〕紈音丸。素帛也。〔三十九〕縠音妾。護衣之類。〔四十〕繡音甫。織刺

衆文。〔四十一〕贅婿在妻家者。〔四十二〕諱音粹。詭也。〔四十三〕與公併倨謂與公對抗。無禮甚也。〔四十四〕逐利句謂計其利與否耳。〔四十五〕

剽音輟。剽取也。〔四十六〕搴音千。取也。〔四十七〕剽匹妙切。取也。〔四十八〕刀筆指案版。〔四十九〕筐篋盛物之器。〔五十〕筓子即管。〔五十一〕維

也。〔五十二〕迺音也。〔五十三〕迺音也。〔五十四〕迺音也。〔五十五〕迺音也。〔五十六〕迺音也。〔五十七〕迺音也。〔五十八〕迺音也。〔五十九〕迺音也。〔六十〕迺音也。

之旌進善言者，立于旌下。〔六十一〕誹謗之木書於木以譏其惡事。〔六十二〕敢諫之鼓擊鼓以顯諫。〔六十三〕朝日夕月敬日月之禮。

之旌進善言者，立于旌下。〔六十四〕誹謗之木書於木以譏其惡事。〔六十五〕敢諫之鼓擊鼓以顯諫。〔六十六〕朝日夕月敬日月之禮。

〔六〕**鸞和**也。車鈴也。**采齊肆夏**也。詩名。言其行走。與〔九〕**訐**音揭，發人陰私也。〔九〕**劓**音義，割鼻也。〔九〕**艾**

〔九〕**菅**音奸，古罪名。〔九〕**擗**音坤，去髮也。〔九〕**陛**天子階也。〔五〕**廉**側隅也。〔六〕**蹴**讀如促，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曰伯父。異姓曰伯舅。〔九〕**髡**音坤，去髮也。〔九〕**刑**刑之刑。〔九〕**馮**馬本字。〔九〕**棄市**大辟也。〔九〕**望夷**宮名。趙高弒二世於此。〔二〇〕**苴**子余切。俗謂墳鞋也。〔二〇〕**緜**音薛，以繩繫之也。〔二〇〕**豫讓**戰國晉人。〔二〇〕**豐面**以物塗面。〔二〇〕**吞炭**以改聲也。

〔二四〕**夷詬**夷，突上聲。詬，譏也。〔二五〕**挺**式連切。〔二六〕**粹**聚也。〔二七〕**簠**音甫圭，盛飯器。〔二八〕**何**問也。〔二九〕**白冠**受服也。〔三〇〕**盤水加劍**盤水以洗頭。〔三一〕**頸盤**謂戾其髮也。〔三二〕**自裁**白殺也。〔三三〕**捽**持髮也。〔三四〕**烹**好也。〔三五〕**不御之權**不須制御而可委以大權也。〔三六〕**彼**指無陸者也。

賈誼論積貯疏姚鼐曰。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篇籍田躬耕語。至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於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同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衆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

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王熙曰積貯為天下大命一語作主說得十分關切足見是國均見本原後世常平義倉之議悉出於此

徐中行曰讀讀欲險

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實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以上言靡財者多立處鳴蹶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而有方二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餒。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以上言積貯以備兵旱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其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註釋】(一)筦子 堯典管同。管仲之書也。 (二)泛 覆也。方勇反。 (三)蹶 師蹶也。 (四)狼顧 狼性怯走。豈還顧。言民見天不雨。皆恐而四顧也。 (五)爵子 謂上賈官爵。下賈子女。 (六)聞耳 有所聞於耳也。 (七)阡 音店。近邊欲墮曰阡。故言危曰阡危。 (八)穰 巨讓。豐也。 (九)危貌

禹湯被之 言禹遭水。湯遭旱也。 (一〇)卒 讀猝。卒然也。 (一一)羸 音累。弱也。 (一二)餒 與咬同。 (一三)晦 同敵。 (一四)廩廩

鼂錯論貴粟疏 姚鼐曰。按錯傳。言守邊備寒。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姚鼐曰。按錯傳。言守邊備寒。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

抑末緣兩游飲
食之徒最
錯許使以民
務農拜爵
除罪並布
帛之文
葉適曰漢
帝用籍
田從除籍
入粟除租
後遂三子
稅孟道取
一爲十道
以爲中道
謂之非苟
人倫非苟
當此爲
小國諸侯
可也苟已
大制必將
反之於古
而從能利
民能持利
紛欲持利
論雖甚反
陋簡率而
困時難易
上於相安
農末不相
成實自倍
卒成漢世

貨志內。爲孟
堅所分析幽。

鼂錯漢穎川人。學申商刑名。文帝時爲太子家令。以才辯得幸。稱爲智囊。

景帝卽位。益貴幸用事。遷御史大夫。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遂反。藉口誅錯。帝卒用袁盎之策。乃斬於京市。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以上言重農桑乃能有其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

植民隱田自
 募可以盡
 拜爵而田
 租當時
 一以農實
 賤則農
 而之則農
 此不南畝
 勸之街也
 王維貞曰
 班氏復載
 最頭之策
 邊食可資
 五歲一縣
 見其言也
 之速效也
 黃震曰文
 帝賜民田
 舉一自始
 不為無補
 於漢無始
 王鴻緒曰
 市拜爵權
 天農也
 除農民而
 歸則用正
 歸於正而

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夫以上言農夫之苦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以上請入粟以拜爵免罪

【注釋】

(一) 捐瘠 捐棄而瘠病也。

(二) 不避 猶不讓也。

(三) 地著 猶土著。言人民與土地相附著。

(四) 賚 與贍同。音濟。持物與人也。

(五) 賈 賈與價同。

(六) 賈 與價同。

(七) 縞 白也。

(八) 迕 逆也。

(九) 縹 散也。

(十) 復卒 三人

復。除也。除三夫不作甲卒也。〔一〕切尺曰切。〔二〕五第九等大天爵也。

賈山至言

賈山。漢潁川人。涉獵書記。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從。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後帝除鑄錢令。山又上書諫。復禁鑄錢。

真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楊時曰。按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誡。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戚戚。正在無虞。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為喻。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

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吳正治曰借秦爲喻二賈同一機杼其才氣橫厲則而善入亦相似

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瘞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以上言秦亡之慘以悚聽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

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以上言古人能養
直十置諫臣故與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

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

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

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

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

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

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

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

稱養元曰
所以自養
者二句是
暗指文帝
與諸賢良
方正射獵
專

真德秀曰
山指秦之
失事歸於
此

凌稚隆曰
上引詩以
結上意下
引詩以起
下意

舜統縣石鑄鐘簠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
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
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
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
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
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
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
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言
秦不養

老無輔臣
諫士故亡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
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
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
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
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纁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

真德秀曰

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

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

其果賢將不肯從人

主馳驅射獵矣

此語非所

欲文道是

本旨修先

盡發規諫

自此以下

真德秀曰

此語非所

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一九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三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三不事。八十者。二算三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三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

又此射帝何射帝此又
 以射與近已臣規山主
 射與近已臣規山主
 何子借秦
 為喻蓋奏
 無養老之
 禮無十進
 諫之無極
 窮者之欲
 陷於危亡
 文帝雖未
 至此然不
 與近臣圖
 議政事而
 與之驅馳
 射獵則使
 幸遊而修
 欲滋其踏
 秦之失者
 不難防微
 忠臣防微
 之論然其
 遊復路非
 所謂陳善
 閉邪也其
 不以為為
 儒以麟是
 王應麟曰
 山才亞
 於買才其
 錯學粹於

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於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先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以上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宴遊

【註釋】(一)韋柔皮也。(二)赭音者。赤色也。赭衣。罪人之衣。(三)撓你咬切。撓也。(四)隱築也。以鉄椎築。(五)驪

山今陝西臨潼縣東南。(六)臯瀕水邊淤地。(七)關龍逢夏桀忠臣。因諫被殺。(八)比干紂諸父。紂暴虐。箕子伴狂去。比干諫而

死。(九)芻劉草也。蕘早薪也。(一〇)孟賁古之勇士。(一一)二老古天子養老。有三老五更。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一說上壽中壽下壽也。(一二)醜引

聲。酒激。口也。(一三)餽古饋字。食不下也。(一四)什一而籍十分取一。設簿籍以稅之。(一五)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鉄以鑄鐘。簠巨。縣鐘

(一六)節音師。竹器。有孔。音下。謚音示。人死後。視其行為之美惡。易名號以稱之曰謚法。(一七)錫縗紉麻製之。在首在腰者。經結切。麻之

〔九〕術同述。〔三〕訢同析。〔三〕役音遙也。〔三〕一子不事除其賦。〔三〕二算不事免二口之賦算也。〔三四〕

癡音隆。罷。〔五〕媒音薛。狎也。〔天〕愍音閉。悲。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路溫舒。漢東里人。字長君。昭帝時。守廷尉史。宣帝時。上書言上德緩刑。帝

嘉納之。累遷臨淮太守。治有異績。

真德秀曰。按溫舒之論。雖為獄吏發其實。譏當時之君。故始言。奉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敲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敲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胆。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即位。大

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殺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宜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不可謹耶
林希元曰治獄之吏是也一句始見本意真德秀曰樵楚之下至期不對其於胥吏樵刻之情獄奸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又曰溫舒

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以上言宣帝初即位，大位宜有異恩。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之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

論緩利而並及除誹謗相切言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

吳正治曰溫舒通於春秋之義故其疾吏之言痛切如此史稱其辭順而意篤信矣宋德宜曰俗吏罔恤民命惟務刻深苟免失出之愆實累好生之德此書言之絕痛足以消害氣而召天和非常特為宣帝崇尚刑名之鑒

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註釋】

(一)晉自山西舊平陽太原二府以中至舊廣平大名之間。

(二)趙王漢高祖子趙隱王幽王共王之等。

(三)諸呂呂后呂綠呂產等。

(四)絳呂后呂綠呂產等。

古由昌邑王賀，哀王子武帝孫也。

(六)大將軍謂霍光。昌邑無道。

(七)畏却却，退也。畏却，上所却退。

(八)鍛字。法中也。

鍊周內言精熟周密內。

(九)奏當當謂處治當其罪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賈捐之。誼曾孫。字君房。元帝時。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珠厓反。議大

發軍。捐之以為不當擊。由是罷珠厓。數召見。言多納用。數短石顯。以故

不得官。後稀復見。即與長安令楊興共為薦顯。奏顯知白之。遂下獄棄

市。

唐順之曰
只平敘事
而得失自

見

王維貞曰

捐之謙論

正大明切

千古不可

易此秦漢

以下之深

病也

張英曰陳
用兵之害

痛切感人

與淮南王

諫伐閩越

書房荷諫

伐高麗疏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
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
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
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
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
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
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
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
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言三代不墾地而
興秦皇務廣地而亡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
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
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
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

蘇軾代張
方平諫用
兵書同為
古今萬論
曾國藩曰
古文前五
字句極少
如父戰死
於前子鬪
傷於後女
子乘亭障
孤兒啼於
道連用四
句聲調悲
壯可歌可
泣

蘇軾曰楊
雄有言珠
玉之寶捐
之力也否
則麟介易
我冠裳此
音施於當
時可也自

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立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廊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以上言孝文僊武孝武窮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

秦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冠髮禮樂蓋班班友其可復言奔乎杜佑曰捐之諠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言珠。厓不足貪。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註釋】(一)珠厓漢郡名。尋廢。在今廣東瓊山縣東南。(二)危言也。(三)卷與拳同。拳拳。懇至之意。(四)江周國名。在今河南息縣。

黃周國名。故城在今河南濱川縣西。(五)氏羌即西戎。(六)蠻荆即南蠻。(七)朔方今鄂爾多斯界。(八)越裳氏國名。在安南。

(九)閩越今福建兩廣地。(一〇)太原今山西舊太原府。(一一)鄭衛之倡鄭衛之地。多淫聲。(一二)平城今山西大同縣。

(一三)冒頓讀如默突。單于名。(一四)安息今布哈爾。(一五)碣石今河北昌黎縣。(一六)立菟朝鮮境。(一七)樂浪朝鮮之平壤城。

(一八)權音覺。征稅法也。(一九)悁音媧。怨也。(二〇)駱越古百越之一種。(二一)鼻飲飲不以口而以鼻。(二二)顛音專。顛顛。猶言區區。(二三)瑁玳瑁。亦作瑁。

瑁玳瑁。亦作瑁。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

胡寅曰帝
王於中國
無事時鮮
不欲開關
土地行師
荒外服前
代所不能
服以爲一
時駿功若
漢武之於
西北行師
三十餘年
卒不得如
志至於宣
元成哀平
無意武功
者乃坐享
其成哀平
之世漢已
不振匈奴
烏孫猶不
廢禮西域
佩印五十

佚蕩口吃不能劇談好深沉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
長楊等賦多仿司馬相如後仕于王莽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之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
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
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
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
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
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
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
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
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
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
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

餘尹曰
中國榮觀
譬猶大木
枝葉尙茂
而字生心
腹根幹將
顛矣亦故
聖王專務
治內以固
其本不勤
遠略而忽
圖其慮
遠矣

是浮西河。絕大幙。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
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也。以上秦漢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
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
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
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
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
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以上未服時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
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
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
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以上既
仇撫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
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
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塲。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

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三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三四言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三五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三六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註釋】

(一) 西河

黃河之西。漢置西河郡。

(二) 困於平城

漢高祖七年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用陳平計。厚遺單于。后闕氏。乃得出圍。

(三) 石

同碩。

(四) 權書

以權道爲書。順以答之。

(五) 雍

今陝西鳳翔縣。

(六) 甘泉

山名。在今陝西涇陽縣。

(七) 三將軍至

霸上周亞夫次細柳。禮次。〔八〕設馬邑之權漢使孟嘗詐斬馬邑令懸頭城下。誘匈奴兵至。距馬邑百餘里。覺漢有伏兵。還去。〔九〕墜

古地。〔一〇〕大漠今內外蒙古間之沙漠。〔一一〕寘顏山名。在喀爾喀地。〔一二〕狼居胥山在漠北今喀爾喀地。〔一三〕姑衍山名在

〔一四〕瀚海在蘇尼特北即大漠也。〔一五〕狼望匈奴地。〔一六〕盧山在今外喀爾喀。〔一七〕本始漢宣帝年號。〔一八〕烏孫國名〔一九〕

五將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奔國田順。〔二〇〕長羅侯常惠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二萬九千人。封長羅侯。〔二一〕誅兩將軍田廣明坐逗遛田順坐詐增

獄自殺。皆下。〔二二〕元康神爵皆宣帝年號。〔二三〕五單于呼韓邪。屠耆。呼揭。車犁。烏藉。〔二四〕日逐屠耆單于先為日逐王。〔二五〕扶

伏猶匍匐也。〔二六〕頤通專。頤制。猶言專斷。〔二七〕大宛國名。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二八〕烏桓國名。今河北舊承德府。〔二九〕姑緡姓

南地。〔三〇〕蕩姐羌屬也。姐音紫。〔三一〕艾通刈。〔三二〕兩越國越。東越。〔三三〕二垂謂東方南方西方也。〔三四〕負前言緣

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親之言以怨漢也。〔三五〕車師西域國名。〔三六〕康居國名。〔三七〕白龍堆沙漠也。在四域中。形如土

餘。皆東北向。

揚雄解嘲並序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

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

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

姚鼐曰此
文前半以
取爵位富
貴為說後
半以有所

建立於世
 成名爲說
 故范睢蔡
 澤蕭曹留
 侯前後再
 言之而義
 則非重複
 也未數句
 也人之取
 名有建功
 於世者有
 高隱者又
 有以放誕
 之行使人
 驚異者若
 司馬長卿
 東方朔亦
 所以致名
 也今進不
 能建功退
 不能高隱
 又不肯失
 於放誕之
 行是不能
 與數子者
 並推著言
 以成名耳

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
 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
 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
 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立得無尙
 白乎。何爲官之扎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
 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
 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鄙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塞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制以
 鑽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
 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禊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渥權
 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漢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
 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

越。霸。五。穀。人。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干。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隙。蹈。瑕。而。無。所。誑。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凰。執。蝮。涎。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

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註釋】

(一) 丁

丁明。哀帝母丁姬。兄。為大司馬。

(二) 傅

傅宴。傅皇后父。封孔鄉侯。

(三) 董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幸於哀帝。為大司馬。後自殺。

(四) 離

猶拍也。(五)太立雄以為莫大於。(六)儋同擔。(七)轂車輪中心出木。貴。(八)金門金。門也。。(九)玉堂

殿名。(三)拓落猶濼落不諧偶也。。(三)赤族全族言盡殺無辜。。(三)羣鹿喻戰國時諸侯。。(三)十一謂魯。衛。齊。楚。宋。鄭。

山也。(四)六七齊趙魏燕楚六國及秦為七也。。(五)自盛以橐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六)鑿坏以遁魯君聞顏闔賢。使者往聘。闔闕後

坏而亡也坏。騷也音騷。(七)鄒衍齊人也。所著書多言大騷也音騷。故齊人號談天。(八)頡頏上下其言。。(九)連蹇難也。言值世之也。難也。易曰往蹇來連。。(三)渠

搜西戎國也。今俄領中亞細亞之地。。(三)番禺今廣東戎馬縣。。(三)陶塗國名。。(三)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也。。(四)西北一

侯燧煌玉門關侯也。。(五)糾繩也。。(六)墨索也。。(六)鑽首質。鉞之刑也。。(七)倚廬行服三也。。(六)阿衡伊尹也。

(九)渤澥音勃蟹。即勃海。。(三)二仁微子箕子比干也。。(三)一者伯夷太公也。。(三)種蠡文種范蠡。。(三)五殺即百里奚也。

(四)樂毅出而燕懼樂毅伐齊。燕惠王使騎規代將而召毅。毅畏誅。奔趙。惠王恐趙用毅以伐燕。。(五)折摺危穰侯魏使舍人答璽范

睢亡入秦。為應侯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弟相國。穰侯昭王舅魏冉也。(六)噤吟笑唐舉噤吟頽頽之貌。澤。燕人。於諸侯不遇

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七)蕭蕭何。曹曹參。子房張良。平陳平。勃周勃。樊樊噲。霍霍光

(八)解縛而相指管仲。。(九)釋褐而傅指甯戚。。(四)倚夷門而笑指侯嬴。。(四)橫江潭而漁指漁父。

(三)七十不遇指孔子。。(三)立談而侯指薛公。。(四)枉干乘於陋巷指齊小臣穰。。(三)擁篲先

驅燕昭王之迎鄒衍也。簪帶也。。(三)瞰坎去聲。視也。。(三)鷗臯音黃曉。猛禽也。。(四)蝦蟇音偃廷。爬虫名。四脚似壁虎。。(三)俞跗黃帝臣。古良醫。

扁鵲主秦。名越人。春秋時名醫。。(五)豁腰骨也。口亞反。。(五)涇陽秦昭王弟涇陽君也。。(五)鎮音欽。面頰也。鎮頤。鼻

頤音遺。頤曲貌。。(三)頰音遺。鼻

塹也。〔五〕洛陽今河南洛陽縣。〔五〕長安今陝西長安縣。〔五〕呂刑周穆王作呂刑。〔五〕悻猶繆也。布迷切。〔五〕金張許

史日確張安世許廣漢史參史高皆西漢貴族。〔五〕坻潰天水大坂名隴隄其山旁堆墮崩聲聞百里。〔五〕章臺今陝西長安縣故城有章臺即相如獻賦之臺。〔六〕四

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亂。隱商山。南山指商山也。在今陝西商縣。〔六〕公孫金馬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里先生。避秦亂。隱商山。〔六〕公孫金馬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六〕驃騎祁連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六〕長卿卓氏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

割名割損其名也。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參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何仁也。肉百斤。使先生自責。乃反自擊。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揚雄羽獵賦 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范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

揚。惟。曰。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長。卿。皆。之。長。卿。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

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戈馬器械儲侍禁籓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平侔譽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莊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上頌頌帝業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符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沂渭經營豐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爾迺虎路三巖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蒙沆茫揭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

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

壘之罽。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纒屬之乎。崑崙之

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攬槍為闐。明月為候。

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佻路。徽車輕武。鴻絙緹獵。殷殷軫軫。被

陵。緣坂窮負。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明分殊事。續紛往來。輻

輻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以上獵場之定衛衛之盛於是天子乃以陽晷始出乎玄

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

之旂。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

噴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

圃。踐蘭唐。以上天子親至獵所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

膠轕。森拉雷厲。驥駢駘。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岌。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

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地。蒼豨跋犀。犛浮麋。斲巨狽。

搏玄援。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蟠娛澗。問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

生塵。以上正賦田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蒙龍麟。輕飛屨。彤首帶修蛇。鈎

赤豹_{一〇}擗象_{一〇}犀_{一〇}躡_{一〇}巖_{一〇}。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_{一〇}。弦皇車幽輻_{二二}光純天地望舒_{二二}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_{二二}。移圍徙陣浸淫躡部曲_{二二}。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_{二七}。縞陽追天寶_{二九}。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_{三〇}。沈沈溶溶遙矚乎紘中三軍_{三〇}。芒然窮冗闕與亶觀乎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態羆之拏_{三三}。獲虎豹之凌遽_{三五}。徒角搶題注蹙竦_{三六}。鬻怖魂亡魄失觸輻關_{三六}。胷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_{三六}。邱累陵聚_{三六}。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_{三六}。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_{三六}。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崖隋珠和氏焯爍其陂_{三九}。玉石巒峯眩耀青熒漢女_{三九}。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_{四〇}。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_{四〇}。妖乎_{四〇}。其中_{四〇}。噍噍昆鳴_{四〇}。鷺振鷺上下_{四〇}。砢_{四〇}。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_{四〇}。堅冰犯嚴淵探巖排_{四一}。碕薄索蛟螭蹈_{四一}。獺據鼃鼃_{四一}。扶靈蠶入洞穴出蒼梧乘_{四一}。巨鱗騎京魚浮彭蠡_{四一}。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_{四一}。雌剖明月之珠胎_{四一}。鞭洛水之宓_{四一}。

妃。餉。屈。原。與。彭。胥。以上水嬉。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

讓於前。昭光震耀。蠻。咎。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

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

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

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

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士。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

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

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免。收。置。

眾。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

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聖。賢。之。業。未。

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以上諷諫反。

【註釋】

(一)唐

廟中路也。

(二)虞

山澤之官。舜命伯益作虞官。禹亦命其繼任。

(三)上林

苑名。在陝西長安縣西及豎州鄠縣界。本秦舊里。武帝廣之。周二百

四十

(四)宜春

宮名。在陝西咸寧縣南名。

(五)鼎湖

宮名。在咸寧縣南。

(六)御宿

水名。即樊川。

(七)昆吾

地名。在上

藍田縣東北。〔八〕南山彩南山也。〔九〕長楊五柞二宮名。相去八里。並在整屋縣東南。〔一〇〕黃山宮名。在陝西興平縣西南。〔一一〕渭

水名。源出甘肅。東南流。入陝西境。東流入黃河。〔一二〕袁音茂。長也。〔一三〕昆明池在長安縣西南。周四十里。以象雲南滇池。〔一四〕建章宮名。在長安縣西。〔一五〕鳳闕闕名。在建章宮正門左。〔一六〕神明宮名。在建章宮正門右。〔一七〕馭思答切。馭娑殿名。在建章宮西。〔一八〕漸臺在長安縣西。

〔一九〕太液池名。在長安縣西北。〔二〇〕蓬萊太液池中有方丈瀛洲蓬萊。象三神山。〔二一〕二垂中西南三垂也。〔二二〕侍音維。具也。〔二三〕簾

音御。禁鸞以竹編連。〔二四〕二驅天子不合圍。故開一驅。用三驅也。〔二五〕泉台魯莊公築泉台。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

禁人不得往來也。〔二六〕泰山至一儀。築台祭天曰封。相傳有七十二帝。〔二七〕爽差也。〔二八〕五三五帝三

〔二九〕訾與費同。〔三〇〕權輿始也。〔三一〕徂落死也。〔三二〕不周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三三〕顛頊支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

〔三四〕昆鄰昆明池邊也。〔三五〕閭闔門名。〔三六〕沂音奉。水名。出今陝西郿縣。〔三七〕鄠鄠縣。出長安

相連以遮落之。〔三八〕二巖二峯。突之。〔三九〕司馬外門為司馬門。〔四〇〕虞淵日所入。〔四一〕鴻濛沈茫

廣大。〔四二〕白楊觀名。〔四三〕靈沼在昆明池。〔四四〕鏐音莫。鏐邪劍名。〔四五〕畢音畢。網也。〔四六〕棼古紉字。〔四七〕罟

音浮。虎罟也。〔四八〕日月朱竿太常之竿也。日月為太常。〔四九〕彗星旗彗星為天之旗。〔五〇〕紛旗旗也。〔五一〕緄和也。〔五二〕崑

崑山起自今帕米爾東境之葱嶺。沿西藏新疆之東走入內地。為亞洲大山脈之一也。〔五三〕淫淫與與往來貌。〔五四〕闐音因。闐戰自險敵。〔五五〕

熒惑火星別名。〔五六〕天弧虛危上二星也。〔五七〕鮮扁扁戰。扁軍陳

綢音洞。鴻編相連貌。〔五八〕絜獵相次貌。〔五九〕殷殷軫軫盛也。〔六〇〕營營往來貌。〔六一〕眎音明也。〔六二〕眎音明也。〔六三〕眎音明也。〔六四〕眎音明也。〔六五〕眎音明也。

連屬貌。〔六〕陽晁陽明之朝。晁同朝。〔六〕白虎馬名。〔七〕蚩尤旗名。〔七〕蒙公蒙公頭也。〔七〕霹靂雷也。音雷虛。

〔七〕烈缺電也。〔七〕從走貌。先勇切。〔七〕沈溶彙多貌。〔七〕戲戲。戲曰。〔七〕八鎮四方四隅也。〔七〕飛廉風伯也。

〔七〕鼻鼻器。吸鼻開也。〔八〕攢聚也。〔八〕翰毛之長。〔八〕啾啾衆聲也。〔八〕踏音槍。踏。踏行貌。〔八〕

神光宮名。〔八〕平樂館名在林中。〔八〕唬音哮。唬。唬也。〔八〕天音天。天行貌。〔八〕驢音養。驢。驢也。〔八〕聆音靈。聆。聆也。〔八〕

皆大。〔八〕洶洶鼓動之聲也。〔八〕地音他。地。地也。〔八〕豨音希。豨。豨也。〔八〕犛音茅。犛。犛也。〔八〕斯斬也。側聲也。

〔九〕狴音延。狴。狴也。〔九〕連卷木也。卷音拳。連卷。連卷也。〔九〕蹕音卓。蹕。蹕也。〔九〕躄音天。躄。躄也。〔九〕麟音各。麟。麟也。〔九〕輕飛輕。輕也。〔九〕般首般。般也。〔九〕莫莫莫。莫也。〔九〕

紛風塵之貌。〔九〕獲夷馬獲夷。獲夷。獲夷也。〔九〕蒙龍草木蒙蔽之處。〔九〕麟音各。麟。麟也。〔九〕輕飛輕。輕也。〔九〕般首般。般也。〔九〕莫莫莫。莫也。〔九〕

〔二〕揜音案。揜。揜也。〔二〕趾音曳。趾。趾也。〔二〕閭藹衆盛貌。〔二〕熊耳山名。在今陝西商縣。〔二〕儲與徇伴也。

〔二〕聊浪遊放也。〔二〕逢蒙古之善射者。〔二〕輻乙略切。輻。輻也。〔二〕望舒御月之神。〔二〕彌歛也。

〔二〕上蘭親名。在上林中。〔二〕扶此乙切。扶。扶也。〔二〕罕亦作罕。罕。罕也。〔二〕聿皇輕疾貌。〔二〕緝音緝。緝。緝也。

取也。〔二〕噉堅堯切。噉。噉也。〔二〕天寶印陳寶神。雞頭而人身。〔二〕駢聲流光陳寶之聲韻友其光采。

〔二〕噉其略切。口之噉。噉。噉也。〔二〕絃音宏。絃。絃也。〔二〕窮冗解倦貌。〔二〕闕與舒緩貌。〔二〕緹同緹。緹。緹也。

〔二〕凌遽戰栗惶急也。〔二〕角搶以角觸地。〔二〕題注以額注地。〔二〕創淫輪夷言創傷流血之獸與車論平。〔二〕靖冥深間。

〔二〕焯音灼。焯。焯也。〔二〕鑿音才。鑿。鑿也。〔二〕岑音吟。岑。岑也。〔二〕噉音噉。噉。噉也。〔二〕碎音碎。碎。碎也。〔二〕磕音嗑。磕。磕也。〔二〕

文身技水越人畫文于身。能入水取物。〔三四〕碕音奇。曲岸也。〔三五〕薄索追而來。〔三六〕獮音獮。水獮名。〔三七〕

祛音祛。取也。〔三八〕蟪音攜。大蟪也。〔三九〕洞穴即禹穴。在江蘇太湖中包山下。〔四〇〕蒼梧即九疑山。〔四一〕彭蠡即鄱陽湖。

〔四二〕宓妃洛水之神。〔四三〕彭胥彭咸之子。〔四四〕蠻同。蠻。〔四五〕貉音陌。北方夷狄也。〔四六〕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

〔四七〕孟諸澤名。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四八〕章華楚靈王築。〔四九〕靈臺周文王作。〔五〇〕罕徂希往也。

〔五一〕承同拯。救也。〔五二〕儕耦也。莫違失。婚姻之時。〔五三〕軫輿後橫木。〔五四〕阿房秦宮。〔五五〕未央漢宮。

揚雄長楊賦 併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擿截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罟。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益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

搜雅略曰
按提是時
農民不得
收歛句為
上賦張本

又曰接亦
頗擾於農
民旬一篇
根子
又曰接豈
爲民乎哉
反應上動
不爲身句

以爲儲胥^{一五}。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廬^{一六}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一七}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一八}。封豕其土^{一九}。窺窳其民^{二〇}。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闕。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鞞^{三一}整生蟻。蟲介冑。被露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人之所誦。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二二}。以上高祖武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甯。躬服節儉。緜衣不弊。革鞜^{二六}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二七}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二八}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以上孝文儉約。其後熏鬻^{三一}作虐。東夷橫

又曰按上
上歷敘漢
之除暴擊
夷皆爲安
民計也

楊慎曰西
歷月歸東

畔羌戎匪皆閩越相亂遐眠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
其旅迺命驃衛汾沅沸渭雲合電發三五森騰波流機駭蠶軼疾如奔星擊如震
霆碎輶輞破穹廬腦沙幕翳余吾遂躡乎王庭三九毆橐駝燒爛蠶分勢單于磔
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四三啗鉅癥者金鏃淫夷者
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頌扶服蛾伏四七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
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焚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
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躑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
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以上武帝兵事今朝庭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四九聖風雲靡英
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其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
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
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鳥
弋西厭月五五蠟東震日域五六以上元成太平宴安故講武以安不忘危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
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輒日未靡旃從者彷彿五七
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

虞注以為

月所生恐

非李太白

詩天馬來

出月氏窟

即指日氏

之國日域

指日逐單

于也蓋借

日月字以

形容威服

四夷

凌雅隆曰

按以上敘

今之射獵

乃安不忘

危非徒馳

騁誇詡為

也雖為文

過之辭而

風曉之意

自在

輟。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
 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磳之虞。拮隔鳴。
 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
 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諷諫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
 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
 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狢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
 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
 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蒙。廓然。
 已昭矣。

【註釋】

(一)長楊宮名。在陝西豎屋縣東南。本秦舊宮。漢 (二)右扶風漢郡名。今陝西 (三)褒

斜谷名。陝西終 (四)弘農漢郡名。故城在今 (五)漢中漢郡名。今陝 (六)豪豬食草獸。全身生棘

尺餘。其端向後。 (七)狢音由。猴屬。 (八)檻車欄獸之 (九)陸音去。遮禽 (一〇)掇竹角切。

(一一)嶽音截。嶽。 (一二)躒音萃。集也。 (一三)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賜戎 (一四)木擁槍木槍相累為

使不得出也。 (一五)儲胥音須也。言有儲 (一六)廩古勤 (一七)乾豆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 (一八)封

豕（一）也。（二）九窳窳音扎愈。猛獸名。能食人。（三）鑿齒獸名。齒長似鑿。亦能食人。（四）天闕星名。北（五）擗安也。（六）

鞮鞢音低謀。兜鍪也。（一）密靜也。（二）綈音頤。帛衣也。（三）鞞音踏。革鞞。皮履也。不徹。不更爲也。（四）晏衍邪聲也。（五）幼眇音要妙。美好也。（六）玉衡北斗也。（七）太階二台星也。上台，中台，下台。各兩星相比而斜上。如階級然。故名。太階平則天下大安。

（八）熏鬻音奴。指高句麗。（九）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也。衛。衛青也。（一〇）汾沅沸渭衆盛貌。（一一）焱

波機逢皆以喻急迅而不能止禦之意。（一）輶輶音汾。奴。奴車也。（二）穹廬旃帳也。（三）腦沙幕兩句破其頭腦塗沙漠。拆其

骨髓使膏水也。余吾。水名。（一）王庭匈奴之庭。（二）燿蠶乾酪也。以爲酪母燒之壞其

輪踐其斷徒也。（一）吮鋌音吮延。鋌。箭括也。（二）癢者馬脊者創癢處。（三）淫夷過傷也。（四）扶服同匍匐。

（五）蛾古蠛。夷名。（六）焚音荀。蜀夷名。（七）書林書多如林也。（八）沉浮言多也。（九）竦古通聳。方言。西戎之間。相勸爲聳。（一〇）

五柞宮名。輕疾之禽也。（一）票禽輕疾之禽也。（二）鳥弋西域國名。西域傳。去長安二千二百里。（三）月皓月所生也。（四）日

域日出之域也。（一）翫屬而還翫。古委字。言委屬以事而還也。（二）太尊謂漢高祖也。（三）文武謂漢文帝武帝也。（四）見百

年見百歲老人也。（一）鞞同鼓。音桃。小鼓。有柄搖之。（二）碣磻音傑。獸。獸怒貌。首巨。懸鐘架。刻猛獸爲之。（三）拈隔彈鼓也。（四）鳴球

玉聲。（一）八列八份也。天子之舞。六十四人。（二）允鑠允。信也。鑠。美也。（三）樂胥詩有君子樂胥。（四）離婁古人。其視甚明。

楊惲報孫會宗書

楊惲漢丞相楊敞之子。字子幼。宣帝時。霍氏謀反。惲以聞。霍氏誅。封通平

侯遷中郎將。居殿中。廉潔無私。然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爲人所告。免爲庶人。惲失爵。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以書戒之。惲報書辭語怨懟。宣宗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坐腰斬。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

胡寅曰楊
 惲之死以
 兩言曰南
 山蕪穢縣
 官不足爲
 盡力如此
 而已以兩
 言狂易而
 殺陳潔剛
 直之士皆
 劉艸嘗督
 無顧惜之
 意宣帝真
 刻薄哉
 按縣官
 不足爲
 盡力句
 是惲答
 兄子安
 平侯譚
 之語

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
 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
 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
 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
 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
 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
 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
 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
 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
 毋多談。

【註釋】

【一】底。以致于成也。

【二】惟。思也。

【三】猥。猶曲也。

【四】各言爾志。

語。顏子路侍。子益各言爾志。

【五】朱

輪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乘朱輪。朱〔五〕遭遇變故二句指與太僕戴長樂相忤爲其所告事。〔七〕給公上給君上之賦稅以盡

職農夫之〔八〕炮藥物燒之也。詩炮之燂之。〔九〕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樂。〔三〕田彼南山二句喻朝廷荒亂也。〔三〕種一

頃豆二句喻賢人放棄也。真。豆莖。〔三〕董生董仲舒。〔三〕西河地名。戰國魏地。會宗所居。〔四〕段干木高尚不仕。魏文侯欲見。就

造其門。干木輪牆而避。文侯過其閭。必式。御者問曰。干木布衣也。君式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安敢不式。〔五〕田子方戰國魏

仁士。魏文侯師事之。太子擊遇子方於道。下車謁甚恭。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則去之楚越。若脫驪然。奈何其同之哉。〔六〕安定漢郡名。在今甘肅。〔七〕昆夷古西戎

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貧賤者。言不用。〔六〕安定漢郡名。在今甘肅。〔七〕昆夷古西戎

百家

韓愈原道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少孤好學、性明銳、操行堅正、由進士累官吏

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德宗時、上疏極論宮市、憲宗時、諫迎佛骨、

皆坐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時、民尤德之、卒謚曰文、愈于六經

百家、靡不通貫、其文尤爲後世所宗、其先世居昌黎、宋因追封昌黎

伯、故世稱韓昌黎、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

退之疏得年
處甚多學
本德然後
有言退日
因學文未
求其所未
至如云其
得不如得
死非此其
語似此言
前非蹈必
空撰出必
無所見若
知言所得
者何事亦
曰韓愈亦
近世豪傑
道中語如
自能將以
後能識許
求者方見
此見又曰
孟子有而
却一有而
意儘近大
又曰原道
云孟子曰
乎船子不
荀揚不詳
精語不詳

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
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
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
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
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
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
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以上正仁義道德之名老者
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
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
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
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上言舉世習聞佛道之說而莫知其非古之時。人之害

若見得不是他
 餘年得後千
 能斷得也如
 此朱文公曰
 自說得端有
 的人說得幾
 近道或問幾
 揚子韓各子
 優劣曰韓各
 公有長處大
 意已見得明
 如原道揚不
 易得也似
 子之學
 本於老氏
 如清淨淵
 默之語皆
 如韓公語
 領正却無
 近老氏說
 話又曰說
 道義說得
 極仁義道
 名虛位定
 後之人何
 識此亦無
 齊蓋此仁
 也此義也
 便是定名

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以上言聖人所作爲皆切于民生不得已之事

此仁義之道也。仁者德之歸，義者德之宜。德者道之貴，道者德之貴。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仁者愛人，義者宜也。德者本也，道者末也。德者道之貴，道者德之貴。德者道之貴，道者德之貴。德者道之貴，道者德之貴。

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以上言聖人因時立法，不必慕太古之無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以上言不宜難事而求心。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

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馬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註釋】(一)仁與義句仁義所以生道德。故以仁義為定名。(二)道與德句言仁義非道德不著。道德之位則虛也。(三)有凶

有吉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奸為凶德。(四)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著有道德經。為道家之祖。(五)煦煦血羽切。小惠貌。(六)子子小也。(七)

火於秦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詔天下有收藏詩書百家語者。急詣守尉雜燒之。(八)黃老於漢黃老。道祖黃帝老子也。漢蓋公善治黃老之學。文帝宗之。竇太后亦好是術。

自是其道漢明帝遣使往天竺。得佛。及釋迦像。迨至晉魏及梁隋之間。佛教遂大盛。(九)楊楊朱也。倡墨行。(一〇)墨謂儒

也。倡兼謂儒老(一一)古之為民者四兩句四民。士農工商也。外加老佛則為六。(一二)處其一謂儒

符籙符分而為二。如後世銅虎符竹使符之類。各持其一以取信。稱天子之印。以玉為之。(一三)靜而寂滅清靜謂老者。寂滅謂佛也。(一四)戎

狄是膺二句見詩魯頌。擊也。荆也。近聲。(一五)胥皆也(一六)假首格(一七)人鬼謂儒

曰仁義言皆若曰博愛仁之用宜愛言皆曰則博愛仁之用宜愛言皆曰之謂道之由非曰此是謂道之行曰非是謂道之行曰體無待於平外此謂德於平曰道而足於行曰道而足於行曰得道而足於行曰非是謂道之行曰然得是說於自非是謂道之行曰生者即也先學參玩之說則先學此篇之大指則於中

宗也。〔三〕荀與揚謂荀卿與揚雄也。〔三三〕不塞不流謂佛老之道不塞止。聖人之道不流行也。〔三四〕人其人令僧道遁俗也。〔三五〕火

其書凡惑人之書悉以火燒之也。〔三六〕廬其居改寺觀爲民之居室也。〔三七〕鰥寡孤獨孟子，老而無婦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

韓愈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

韓滄曰終
篤之言曰
將有仕於
上者得吾
說而存之
其國家可
幾而理意
當時必有
毀譽之不
公者公初
求仕時當
有激而作
故曰士之
處此世而
望名譽之
光道德之
行難矣則
其言誠有
指云

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註釋】

(一)周密也 (二)約簡約也 (三)病短處 (四)恐恐驚懼 (五)幾庶幾也。希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鈎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爲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似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

噉飢頭章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
 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
 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
 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
 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
 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
 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
 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
 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
 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註釋】

(一) 國子先生

退之再爲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其奇才。擢之。

(二) 峻 同俊

(三) 別抉

者揭決。披達也。

(四) 六藝

即六經。謂詩。書。禮。樂。春秋。

(五) 百家

謂諸子。

(六) 纂

音縷。集也。

(七) 玄

幽深也。

(八) 晷

音軌。日影。

〔九〕兀兀用心貌。〔一〇〕苴音蛆。補填也。〔一一〕沈浸醲郁沈浸。漸漬也。醲。味濃厚也。。〔一二〕含英咀華咀。音沮。嚼也。言含

嚼文章之華也。〔一三〕姚似姚虞舜姓。姚夏禹姓。。〔一四〕渾渾揚子。虞夏之古渾渾爾。。〔一五〕周誥殷盤周誥。謂書大誥康誥等。殷謂書盤庚上中下三篇。

〔一六〕估屈句藝言放。文字銀澀。不易誦讀也。。〔一七〕葩音巴。。〔一八〕莊騷莊周之莊子。屈原之離騷。。〔一九〕太史所錄太史公司馬遷所作

之史。〔二〇〕子雲相如即漢揚雄與司馬相如。。〔二一〕躡同蹇。音致。跋前踬後。言進退失據也。。〔二二〕童亮也。豁落也。。〔二三〕宋音茫。大

〔二四〕桷百角。椽之方者。。〔二五〕樽櫨侏儒樽。音薄。櫨。柱上方木。侏儒。梁上短柱。。〔二六〕椳闈扂楔椳。音隈。門樞。闈。音

牡。楔。音屑。門旁兩柱。〔二七〕玉札丹砂玉札。即名玉屑。丹砂。即硃砂。。赤箭青芝赤者。青者。皆為賤藥。。〔二八〕蘭陵戰國時楚邑。荀卿為蘭陵令。歷死葬蘭陵。。〔二九〕班資品秩也。。〔三〇〕杙音代。小

木樁也。〔三一〕楹音盈。柱也。。〔三二〕昌即馬

陽即菖蒲。久服延年。。〔三四〕豨音希。豨苔。即豨苔。下瀉。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以上歷敘唐之先朝。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

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以上憲宗前此武功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以上廷臣不願伐蔡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日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汝汝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向。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

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以上部署將將相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交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以上平蔡戰功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
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
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以上唐中興後方鎮多叛帝時繼位。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
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
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伺
德。以訖天誅。以上憲宗與裴相同謀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
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
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
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
道無留者。以上破蔡額領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
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
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

不稅。以上裴公惠政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三四凡叛有數聲執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以上蔡人知感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註釋】(一)克肖其德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例。(二)悉主悉以爲主。(三)慝首欲大慝

大慝也。指安祿山史思明之屬。(四)稂音郎。稂莠。除稂音藎。除稂音藎。平夏永貞元年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叛。元和元年。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六)

平蜀永貞元年。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七)平江東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八)

平澤潞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吐突承璀誘執從史送京師。(九)定易定元和五年。義成節度使張茂略以易定二州歸於有司。(三)魏博節度

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三)蔡將即吳少陽。(三)三姓四將廣德元年。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正元一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忠臣爲其

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三)二一臣同一二大臣。同主討伐。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北。無黨後。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爲

少陽報朝贈官帛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四)光顏李光顏。(五)重胤馬重胤。(六)弘韓弘。(七)文通李文通。(八)道古

李道古。(九)愬李愬。(三)度裴度。(三)守謙梁守謙。(三)胤武韓弘之子。公武。(三)圯鄆鄆切。毀也。(四)河北悍

驕指安史既平。飛趙魏。相繼起叛。

〔三〕河南附起

指淮蔡之屬。

〔四〕聖

肅成順德之帝也。

〔五〕謹

音歡。諛諱也。驚呼也。

〔六〕遂連

相臣

元和十年六月。宰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道刺客暗中突出射殺之。又擊裴度傷首。

〔五〕時曲

曲。音潤。

〔三〕釐

猶理也。

〔三〕額

同額。額額。是還不息也。

〔三〕繪

音贊。絲織物。

〔三〕盱

音幹。睨也。

〔三〕吭

音航。喉也。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萬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

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

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

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

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

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

之尊祀事之嚴。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

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

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

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

指此碑韓

以美之正

歐陽公曰

昌黎集類

多訛舛惟

南海碑不

舛者以刻

石人家多

有故也

王志堅曰

孔叢本傳

云先是準

詔禱南海

神多令從

每受詔自

犯風波而

往韓愈在

潮州作詩

指此碑韓

公作毀墓
誌不載蓋
與此文互
相詳略也

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親其事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視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以上敘孔公親往將事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鱗。祥。颿。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息。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

益。虞歲仍大和。耄艾歌詠。以上祀神獲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

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

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勻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

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

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

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

繫以詩。以上附敘孔公諸善政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

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

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

【註釋】(一)河伯馮夷於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二)祝融南海神曰祝融。(三)扶胥黃木皆地名。(四)裸

音貫。酌鬱鬱之酒灌地以降也。(五)盲風疾風也。(六)裸音博。表面也。(七)權同棹。撥水之具。(八)駸音剝。除也。(九)概音既

多也。(一)蜿音宛。蜿蜿龍行助狀。(二)蜿音移。蜿蜿針綫貌。(三)颿音凡。與帆同。(四)臺音去老也。年八十曰艾。(五)他名之稅

初時番舶之至。泊岸有下啜之稅。始至有開貨之宴。犀珠錯落。賄及僕隸。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跡。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

朱子曰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於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在幽州值軍亂

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郵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

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弊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以上內行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以上水世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咄也。

【註釋】(一)范陽今河北省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縣。(二)長慶穆宗年號。(三)牛宰相指牛僧孺。(四)轢

音歷。欺音依。(五)瘞音埋也。(六)空青雄黃空青產銅礦中大塊中。空翠水老良。治眼疾。雄黃即石黃。明澈如雞冠者佳。謂之雄精。(七)揭揭

高舉也。(八)暗音音。噎暗。靜默也。(九)割分也。音與人。不荷合也。(一〇)咄當割切。相呵也。

韓愈曰韓弘新史有傳多本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爲正蓋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姚崇曰觀安本傳及李光顏載宏以紫間橋光顏事與諱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穎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五。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嘆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使之以上敘許公所以得鎮汴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

晉國藩曰
 退之文一
 句中便白
 句省許多
 專義諸碑
 志字句深
 老肅括尤
 易見韓宏
 碑自是訖
 公之朝京
 師云云一
 句中便潔
 起下面十
 數行文字
 筆力絕人

求援於逸淮。嚼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
 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拒蔡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
 吾苗。孳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
 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
 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治汴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
 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空
 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
 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以上拒鄆少誠以牛皮鞞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
 相餽。以上拒蔡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
 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
 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
 敢動。宏正以濟。以上拒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
 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禽蔡姦。於是。以

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以上平鄆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餘百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以上入京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以上歸里名詳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

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總敘帥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

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

令治蒲。於是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

比。以上子弟同節鉞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

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

于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備敘重事

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一六將得其人。衆乃一愒。一七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鼻。狼養

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

兩壩。一九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嚙呻。與其睨

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

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

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

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素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註釋】

(一) 穎川

今河南許縣。秦漢韓以其地爲穎川郡。

(二) 太康

附改陽夏爲太康。今河南太康縣。

(三) 許

今河南許縣。今祥符

(四) 宋

今河南商邱縣。

亳

今安徽阜陽縣。

(五) 倨

同仇。

倨倨

剛直貌。

(六) 連亂

司徒卒。以其十七衛代爲使。九年申儆。遂士衛。

以副使李萬榮爲使。萬榮病。其子迺自稱兵馬使。軍亂逐迺。以重督爲使。督卒。以陸長源爲使。軍亂殺長源。以劉逸准爲使。而所利者多。癘。

(八) 劉鏐

當時凶卒之魁。

(九) 滑

今河南滑縣。

(十) 鞮

鞋本字。

(十一) 纈

首製。狂。

(十二) 愒

同息。

(十三) 蔡

今河南汝陽縣。

(十四) 鄆

今山東平原縣。

(十五) 鄭

今河南鄭縣。

(十六) 獬

首制。狂。

(十七) 愒

同息。

孫

憲宗貞元皇帝之孫。

(十八) 墻

奴亂切。河邊之地。

(十九) 睨

音詣。邪視也。

(二十) 跽

音忌。長跪也。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立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

殿中侍御史凡七遷

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歡

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

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

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以上京兆司

至刑部員凡四遷

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

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

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

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

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譴為賀。以上

虔州刺史

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

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

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

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

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

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以上卒葬子女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誰之不如。而公不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註釋】(一)河間今河北河間縣。(二)陳留今河南陳留縣。(三)幸臣指李質。(四)江陵今湖北江陵縣。(五)京

兆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陰地。(六)促促不安貌。(七)哺首捕食也。(八)鳳翔今陝西鳳翔縣。(九)三原今陝西三原縣。

(一〇)棘棘不肯附從貌。(一一)虔州今江西贛縣。(一二)澧州今湖南澧縣。(一三)河南今河南洛陽縣。(一四)頽頽昂昂自高貌。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對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

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洲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

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

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士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

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

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

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

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

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

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

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強笑語。以相

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

曾國藩曰
今天平居
里巷相慕
悅節爲俗
子劉襲關
矣然光景
終自不減

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_三。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以上顧以柳易播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

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於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因久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子厚以元和十

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_二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註釋】

（一）爽。音釋。

（二）嶄。集按切。嶄然。高峻貌。

（三）踔厲風發。言議論層出不窮。如風之聯續而至也。

（四）藍田。今陝西藍田縣。

（五）遇用句。初子厚與王叔文善。叔文得政。引于厚。及叔文敗。同黨皆貶謫。

田縣。

（六）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七）柳州。今廣西馬平縣。

（八）中。

山。今河北定縣。

（九）禹錫。劉夢得。名禹錫。

（一〇）播州。今貴州遵義縣。

（一一）連州。今廣東連縣。

（一二）詡詡。和集貌。

（一三）筭。音淨。同。

陘。穿地為深坑以陷獸者。（一四）涿。今河北涿縣。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行。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碍。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

樊汝霖曰。孟簡最嗜佛嘗劉與伯勣譯次梵言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僧大顛道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穆彥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其答之

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望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蠱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黃震曰此因解妄傳
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嘗勸之著書攻釋則辭之

【註釋】

(一)吉州

今江西廬陵縣

(二)潮州

今山東梅陽縣

(三)袁州

今江西宜春縣

(四)崇

音粹神

(五)敦

音如敗

左袵

袵音任衣襟也左袵夷狄之俗

侏離

蠻夷之語

籍湜

張籍皇甫湜也

韓愈贈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

韓愈曰公時為四門

謂此也
司馬光曰
韓退之之
排佛老惟
文暢師序
最得其要
可謂擇之
之精語之
之詳矣
黃震曰扶
持正教開
明人心與
原道之書
相表裏
古文淵鑑
批云昌黎
力排釋氏
而爲浮屠
贈言如此
正原道中
所謂明先
王之道以
道之者也

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

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註釋】

（一）揚子雲

至則揮之

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外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務則引之。門牆則塵之。

（二）浮屠

亦作浮圖。佛徒之數。

韓愈贈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制崇重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

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潤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殺無風魚之災。火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俗殊

治難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註釋】

(一)嶺南五嶺之南。今兩廣及安南地。

(二)撞

宅江切。撞，首唐。撞，首唐。撞，首唐。撞，首唐。

(三)獮

首鮮。殺也。獮，首鮮。殺也。獮，首鮮。殺也。

(四)孰浮

羅

皆當時東南海外國名。

(五)長慶

穆宗年號。

(六)鄭公

名樞。

(七)襄陽

今湖北襄陽縣。

(八)滄景

今河北滄縣。

德

今山東陸縣。棣，今山東惠民縣。

(九)華州

今陝西華縣。

(一〇)儻

酒去聲。私也。

柳宗元封建論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精敏絕倫。文章卓偉。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順

宗時。王叔文當政。甚厚待之。及叔文敗。被貶爲永州司馬。徙柳州刺

史。有善政。卒時。民爲祠奉之。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

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以上封建之初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捍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引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以上秦有天下裂都會而

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刦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以上秦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以上漢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以上唐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

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一四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一五馮唐。聞黃霸一六之明審。觀汲黯一七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以上較論封建與郡縣之治亂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

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

以上較論封建與郡邑祚之久暫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

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

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

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

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

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

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

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

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

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

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以上論公私

【註釋】

(一) 榛

百餘。榛榛。榛塞蕪穢貌。

(二) 狃

音不。狃狃。獸蠢動貌。

(三) 里胥

周禮。里宰掌比其邑之多寡。閭胥掌其閭之徵令。

(四) 不

能定魯嗣

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立爲魯太子。是爲懿公。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懿公弟。稱爲魯侯。是爲孝公。

(五) 問鼎

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王孫滿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不可問也。楚王乃歸。

(六) 射王

鄭莊公不朝。周桓王

率陳蔡等國伐鄭。王師大敗。視聘射中王肩。(七)伐凡伯。周桓王使凡伯聘於魯。遂伐之於楚丘以歸。(八)誅萇弘。萇弘周大夫。晉范中行之難。萇弘與焉。晉人以遷周。

周爲之殺。末大不掉。(九)末大必折。喻下強上弱也。左氏傳。(一〇)平城。今山西大同縣。漢高帝擊虜奴。被圍平城七日。(一一)病流

矢。(一二)高帝擊黠布。中流矢。(一三)三代自守矣。(一四)賈誼勸文帝使諸侯得分國以封子弟。主父假復勸武帝令諸侯得推私恩分子弟邑。

知孟舒於田叔。(一五)文帝問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一六)得魏尙於馮唐。馮唐嘗言雲中守魏尙有

使唐持節教尙。復爲雲中守。(一七)黃霸。霸外寬內明。爲揚州刺史。治平。汲黯。汲黯爲淮陽太守。高枕而臥。而淮陽政清。

柳宗元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

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唐封叔史佚成之。

【註釋】

(一) 缺言缺。缺。缺。小智貌。

(二) 或曰。唐封叔史佚成之。

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諫苑君道篇采之。若言世乘則以爲

史佚。史佚周太史尹佚也。

蘇洵易論

蘇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

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同至京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論等

二十二篇。士大夫爭傳之。宰相韓琦奏于朝。除祕書省校書郎。歷遷

陳州項城令。與姚闢同修建隆以來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

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諡法三卷。並傳于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

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

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

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

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衣。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

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救。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註釋】

(一) 灼

炎也。荆枝刺也。卜者先燒荆枝以鑽納。

(二) 方功義弓

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

曰弓。

(三) 揲

音舌。持而數之也。

(四) 扚

音勒。筮者著著于指間也。

蘇洵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

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

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註釋】

(一) 鳩

音沉。毒鳥也。其羽畫酒。飲之即死。

(二) 董

音謹。毒藥。

(三) 欲欲

欲音宏。隱隱欲欲。大聲也。

王安石許主簿誌銘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又工書畫。爲文簡練雄潔。友人曾鞏攜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嘉祐中。歷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果于自用。上萬言書。以變法爲言。神宗時爲相。謀改革政事。興青苗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物議沸騰。時名臣皆被斥。而新法卒無効。罷爲鎮南軍節

度使元豐中復拜左僕射封荊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諡文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朗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尋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朗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註釋】(一)海陵今江蘇泰縣。(二)卓犖超絕也。(三)寶元宋仁宗年號。(四)范文正范仲淹。(五)鄭文肅

鄭伯熊。(六)齟齬音咀音。不相合也。(七)嘉祐仁宗年號。(八)真州揚子今江蘇儀徵縣。(九)秦州今江蘇泰縣。(一〇)

秦興今江蘇泰與縣。

太陽氣勢下

史

司馬遷項羽本紀

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于龍門。嘗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汝泗。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乃發石室金匱之書。上起黃帝。下迄獲麟。作史記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後世稱爲良史。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

何孟春曰
項籍喜兵
法略知其
意而不肯
竟學是真
能學兵法
者陶淵明
好讀書不
求甚解每
有會意便
欣然忘食
是真能解
書者
王維楨曰
二獄操事
非漫載後
皆有故
王黎曰不
惟部勒兵
法且以習
其人而陰
擇之其意
遠矣
茅坤曰紱
倉卒起變
處如畫

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蕲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以上略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

王維楨曰
梁爲主辦
而行以兵
法則此不
辦者不知
兵者也故
不用

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急。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以上梁籍殺會稽守舉兵吳中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並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以上項梁并有陳嬰、黥布、蒲將軍秦嘉等軍章邯軍至栗項。

夢坤曰按
此敘三田
本末爲後
張本

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一五}。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一六}。襄城堅守不上。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一七}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一八}。項梁自號爲武信君^{以上項氏}。居數月。引兵攻亢父^三。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三。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三。屠

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人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以上齊不助楚。以齊敗死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並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

黃份曰宋義之謀卽亞夫委梁於吳楚之說然吳楚驟合兵戰梁地勢不可久而梁力足與持故亞夫策之而勝今諸侯烏合不可以當梁而秦自戰其地久則兵益而勢甚故羽以爲不如速攻兵機得失同事異形絕於

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蟲。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學書無成
今所見若

此雖學士
大夫之論

亦不過是
其卒能誅

暴秦竊諸
侯橫行天

下豈獨以
力哉

茅坤曰項
羽最得意

之戰太史
公最得意

之文
吳澄曰下

三無不字
喚起精神

凌約言曰
羽殺會稽

守則一府
懼伏莫敢

起羽殺宋
義諸將皆

懼服莫敢
枝梧羽救
鉅鹿諸侯

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

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

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

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

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

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

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以上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為諸侯

上將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三九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

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

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

莫敢縱兵已敗秦軍諸侯陸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宛然可想見矣

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令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於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

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

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

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

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

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

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

多者不盡

張之象曰
先著此二
句伊覺下
文敘事瞭
然

唐順之曰
敘問答處
使百世之
下如目見
之

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以上項羽受章邯之降坑秦降卒行略定秦地。四九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五〇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五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

劉辰翁曰
敘漢楚會
鴻門事歷
歷如目睹
無毫髮謬
漏非十分
筆力拳寫
不出

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見事之。張良出約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却。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

王維積曰
敘增入衛
沛公狀如
見一字不
可少

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

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赴。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習。無。傷。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

以上項王宴沛公於鴻門

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以上項王燒秦宮室東歸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五九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六〇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六一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中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中陽爲河南王。都雒陽。六二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六三趙將四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六四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

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六六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六七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六八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六九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七〇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七一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七二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七三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七四王以上項王分王諸將自都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七五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七六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七七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

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七九。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有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以上項王殺義帝。韓王齊趙叛項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七九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

唐順之曰
殺漢王一
家流離之
狀如目見
之

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上項王伐齊叛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八三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屯。八五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以上項王大破漢於彭城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八六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

劉知幾曰
敘事之體
有唯書其
事跡而人
品可見者
史記稱紀
信爲項羽
所圍代君
而出此則

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八八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敗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問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八九。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

不言其節
操而忠義
自彰所謂
唯書其事
跡者也

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樞公。以上楚破漢於滎陽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九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修武。九二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九三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以上漢王逃至河北，楚拔成皐，旋復渡河取成皐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

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伐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以上楚漢相拒廣武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諸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怒，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

陸約言曰
篇中用當
是時凡八
慮轉折傳
傳何等精
神非此三
字提醒不
能發下文
法最妙

茅坤曰按
此一策遂
定漢楚興
亡之略

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以上項王東擊彭越漢破楚軍於汜水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項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以上楚漢約中分鴻溝東西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九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

凌雅隆曰
 按太公敘
 漢曰取放
 倉粟曰就
 放倉食曰
 兵盛食多
 敘楚曰燒
 楚積聚曰
 絕楚糧食
 曰兵罷食
 絕曰兵罷
 食盡曰兵
 少食盡皆
 紀中關鍵
 常玩
 王維楨曰
 敘攻下之
 戰如述
 唐臨之曰
 敘事何等
 詳湊

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
 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
 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
 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
 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
 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以上諸軍會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
 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其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
 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
 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
 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
 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
 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

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

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以上項王亡於江。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劉知幾曰。太史公贊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闕。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非有尺寸。乘劫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

所謂事無
重出者正
此類也
劉辰翁曰
過矣謬哉
又相喚應
漢書改過
夫陋矣

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註釋】

(一) 下相 今江蘇宿遷縣。(二) 項 今河南項城縣。(三) 櫟陽 今陝西臨潼縣。(四) 蘄 今安徽蘄縣。(五) 吳中

今江蘇吳縣。(六) 會稽 秦郡名。今江蘇東部及浙江西部地。(七) 大澤 即大澤鄉。在今安徽宿縣。(八) 廣陵 今江蘇江都縣。(九) 東陽 今安徽天

長縣。(一〇) 蒼頭 蒼頭士卒。首裹皂巾。(一一) 下邳 今江蘇邳縣。(一二) 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一三) 胡陵 今山東魚臺縣。(一四) 栗

今河南夏邑縣。(一五) 薛 今山東滕縣。(一六) 襄城 今河南襄城縣。(一七) 沛 今江蘇沛縣。(一八) 居剿 今安徽巢縣。(一九) 南公 陰陽家有

南公十三篇。(二〇) 盱台 今安徽盱眙縣。(二一) 亢父 今山東濟甯縣。(二二) 東阿 今山東東阿縣。(二三) 城陽 今山東諸城縣。(二四) 濮陽

今河北濮陽縣。(二五) 定陶 今山東定陶縣。(二六) 離丘 今河南柘城縣。(二七) 外黃 在今河南柘城縣。(二八) 高陵 君顯名也。顯高陵君

(二九) 陳留 今河南陳留縣。(三〇) 碭山 今江蘇碭山縣。(三一) 鉅鹿 今河北平鄉縣。(三二) 涉間 秦將名。(三三) 甬道 一不築橋。使人不見。

(三四) 卿子 時人相褒尊之辭。(三五) 安陽 今山東安陽縣。(三六) 無鹽 今山東東平縣。(三七) 棘原 在今河北平鄉縣。(三八) 漳南

今河南安陽縣。(三九) 咸陽 今陝西咸陽縣。(四〇) 司馬門 天子門。有兵欄。以司馬門。(四一) 鄆 今湖北宜都縣。(四二) 郢 今湖北江

陽縣。(四三) 榆中 今河套北烏喇特旗。(四四) 陽周 今陝西宜君縣。(四五) 三戶 今河南宜陽縣。(四六) 汗水 在今河南

滎縣西。(四七) 殷虛 今河南安陽縣。(四八) 新安 今河南新安縣。(四九) 函谷關 在今河南靈寶縣西南里許。(五〇) 戲 在今陝

〔五〕霸上今陝西咸甯縣。〔五〕新豐鴻門皆在今陝西臨潼縣境。〔五〕鰕音鰕。蝦生。小人也。〔五〕啗音濫切。通。啖。食也。〔五〕驪山

在今陝西臨潼縣。〔五〕芷陽今陝西長安縣。〔五〕梧同木。杓。勺之屬。〔五〕豎子賤之人也。晉人語。謂卑。〔五〕南鄭今陝西南鄭縣。

前陝西漢中。〔六〕廢丘今陝西興平縣。〔六〕高奴今陝西西戶縣。〔六〕平陽前山西平陽府。〔六〕雒陽今河南洛陽縣。〔六〕陽

翟今河南〔奎〕朝歌今河南淇縣。〔奚〕襄國今河北邢臺縣。〔老〕六今安徽六安縣。〔六〕邾前湖北黃州府。〔六〕江陵

今湖北江陵縣。〔七〕薊今河北大興縣。〔七〕臨菑今山東臨淄縣。〔七〕博陽今山東泰安縣。〔七〕南皮今直隸南皮縣。〔七〕西楚

前江蘇徐州府。〔七〕邳今河南〔夫〕遼東今本于東南境。〔七〕膠東今山東平度縣地。〔夫〕卽墨今山東即墨縣。〔七〕城陽

今山東〔八〕平原今山東平原縣。〔八〕北海今山東昌樂縣。〔八〕胡陵今山東魚台縣。〔八〕蕭今江蘇蕭縣。〔八〕穀泗水

穀乃在今江蘇碭山縣南。即睢水之分流。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東南流。入江蘇運河。〔八〕市通市。音札。周也。〔八〕下邑今河南夏邑縣。〔八〕滎陽今河南滎陽縣。〔九〕

今河南〔八〕京索今河南滎陽滎澤間。〔八〕成臯今河南汜水縣。〔九〕宛今河南南陽縣。〔九〕修武今河南獲嘉縣。〔九〕

今河南〔九〕鴻溝今河南中牟縣。〔九〕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九〕固陵左今河南太康縣。〔九〕陳今河南淮陽縣。爲其舊治。〔九〕穀城

今山東〔九〕壽春今安徽壽縣。〔九〕城父今安徽毫縣。〔九〕垓下今安徽靈璧縣。〔九〕九江在今江西九江縣。〔九〕

今安徽〔九〕陰陵今安徽定遠縣。〔九〕給音殆。欺也。〔九〕東城今安徽定遠縣。〔九〕辟易退避也。〔九〕

今安徽〔九〕烏江今安徽和县縣。

關音缺。歐曲一。首曰一關。〔九〕陰陵今安徽定遠縣。〔九〕給音殆。欺也。〔九〕東城今安徽定遠縣。〔九〕辟易退避也。〔九〕

烏江今安徽和县縣。

司馬遷魏公子列傳

凌稚隆曰
按此傳不
賢國策
顧璘曰孟
魯平原魯
申皆以封
邑系此獨
曰公子者
蓋尊之以
國系也
凌稚隆曰
按公子爲
人一段乃
一篇綱領
而賢多客
三字又此
段之綱領
王世貞曰
三公子之
好士也以
自張也信
陵之好士
也以存魏
也烏乎同
唐順之曰
敘以生事
乘業如穿
珠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

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

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

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

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

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

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

魏王大驚。曰。公子何爲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

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以上公子好事能探鄰國陰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

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

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

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

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

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

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

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使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九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上。

董份曰：國語敘越王伐吳所以遺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惟三句盡之，所以難也。茅坤曰：太

奪口語軍救趙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

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

史公詳處
在信陵所
以得士略
處在秦軍
所以却

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
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
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
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
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
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
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
復以信陵奉公子。」以上留趙
不受封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
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請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
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
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

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以上稱毛公薛公言歸魏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來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

司馬光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東安蓋王猶以爲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唐順之曰以魏亡系信陵傳見信陵係國之存亡董份曰贊語有感嘆於諸公子中蓋有取於信陵也

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以上再以毀廢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註釋】

(一) 信陵

戰國魏地。今河南鄴陵縣有甯陵故城。卽魏公子無忌食邑。

(二) 大梁

今河南開封縣。

(三) 華陽

今河南開封縣。

(四) 夷

門城門名。在今開封縣。

(五) 俾倪

不正視也。

(六) 長平

今山西高平縣。

(七) 邯鄲

今河北邯鄲縣。

(八) 鄴

在今河南臨漳縣境。

(九)

嘍

音獲。大笑也。暗。卽夜切。大呼也。

(三) 韞

山園。藏弓大服也。

(二) 梟

百罪。犯法也。

(三) 鄴

今河北和鄉縣地。

(三) 河外

大河以南。魏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以南爲河外。

司馬遷廉藺列傳

凌稱隆曰
按此傳只
敘相如完
璧擊甌二
事而廉頗
獨以戰功
稱最却於
始末處略
敘數句見
之極得鋪
綜輕重之
法

趙慎曰知
死必勇古
有是言釋
之曰非不
死者難處
死者難言
非勇之難
而智勇之
難也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

一狃其氣
威信敵國
可謂勇矣
退而讓頗
名重太山
見其智焉
故謂兼之
也
茅坤曰予
覽太史公
描寫相如
事卽王璉
詰詩畫相
似

又曰到此
時非相如
不能爲此
光景非太
史公不能
描寫此神
色

何孟春曰
蘭相如爭
趙璧事氣

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

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自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以上持璧使秦完璧而歸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黃洪憲曰
秦王竟酒
終不能加
勝於趙趙
亦矯設兵
以待秦與
上文秦亦
不以城予
趙趙亦終
不予秦璧
皆篇中血
脈具見相
如威焰

茅坤曰以
相如之賢
猶出身宜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懼。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以上從下。會秦於渾池。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

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以上避讓廉頗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註釋】

(一) 陽晉 今山東鄆城縣西。

(二) 和氏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又問其右足。文王即位，和卽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王乃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三) 袒 首也。裸也。

(四) 石城 今河南林縣西南。

(五) 澗池 今河南澗池縣。 (六) 荊 灌木名。可爲鞭。 (七) 刎頸交 生死之交。言雖無悔也。 (八) 防陵 在今河南安陽縣南。 (九)

安陽

今河南安陽縣。

(一) 平邑 今河南平邑縣。

(二) 閼與 今河南武安縣。

司馬遷田單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以上保田宗得出安平燕旣盡降齊城，惟獨莒卽

蘇賦曰：田單使食，擊必致，飛鳥設，爲神師，近兒事，益以疑，先人腹，置則夜見。

火牛之動。取一其本。勝此也。意也。單將起。茅坤曰。田單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以上卽墨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

乃若所因則有王勝以立以王之蠅單以死也夫單之微即墨將一七擒燕將之七擒其將一七擒無單復齊可盡復齊可無單復齊可救死之計耳攻死之計以兵迫則可人自迫則可故燕并戰于燕并戰即燕并戰于燕并戰則燕并戰則齊爭而燕不攻爭而燕不即爭而燕不齊爭而燕不樂其服之深得不急而燕坐謀非也殺之力取兩城其意固矣齊無意固矣其意固矣齊無意固矣

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妄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人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上天破燕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媿之家。爲人灌園。媿女憐而善遇之。後法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不立於心無所遺其心

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命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註釋】(一)莒 今山東莒縣。 (二)安平 在今山東臨淄縣東。 (三)斷其鐵籠 斷其軸末。恐長相撥也。傳以鐵籠。使之堅固也。

(四)轄 音轄。車軸之端也。 (五)卽墨 今山東卽墨縣。 (六)媿 音媿。人名。 (七)蠋 音蠋。柱砍切。 (八)脰 音豆。頸也。

司馬遷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

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

董份曰漢此傳大命淮武帝安爲原王也南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常用論突固常有論公曰太史好而網羅遺古文武帝右古武世才士皆集著作皆可觀公特所史公成不以其尤屈原一即屈原及傳見之矣班論之邴序註中逸序註中楊慎曰太原公作屈便論離騷其論作難一節眞難也之趨者謂余好色丁云

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

有者以離
 事然以思
 假借非如
 君風之非
 也而太史
 公亦假借
 用之曰懷
 于不言之
 于言曰懷
 原之不言
 人子之楚
 頃威不楚
 子威不楚
 之而反用
 好正所風
 原惡拂人
 之性所拂
 洪與祖曰
 太史公曰
 乃作離沙
 投死原以
 死原所以
 見原所以
 故見原以
 按賦懷沙
 賦原懷沙
 傳原懷沙
 氏之原懷
 篇氏之原
 法時選刪

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
 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
 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
 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
 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
 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
 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
 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
 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
 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濫蠖乎。乃作懷沙
 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註釋】

(一) 楚楚國在今湖南湖北

(二) 上官大夫指靳尚

(三) 皜音皜。素白

(四) 商於今河南

(五) 丹今河南淅川縣

音關。詩。瞻瞻懷顧。

(二) 泄同洩。漏也

(三) 閻大夫春秋楚官名。閱者聚族以居之意。其職掌王族三姓。曰昭。風。景。

(四) 醜離也

(五) 醜離也

(六) 藍田今陝西藍田縣

(七) 鄧今河南鄧縣

(八) 武關在今陝西商縣

(九) 睠

意。

(四) 蠖音獲。猶憤恨也

(五) 汨羅水合流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汨音覓。

察察

汶汶

蠖

溫蠖

汨羅

醜

醜

醜

醜

司馬遷荆軻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

凌雜隆曰
按此傳叙

燕多慷慨

之士因荆

卿而波及

田光樊子

期高漸離

輩其一時

意氣所激

而成風歟

又曰太史

公次荆卿

之刺秦王

也既先以

蓋和魯句

踐之短卿

者發端而

未復結以

魯句踐之

言惜哉其

不講於刺

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交遊蹤跡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余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其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劍之術也。則其不滿。荆卿之意。可想見矣。茅坤曰：太史公寫摹荆軻怯處。與前相如。韓信同。又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怨。無限深情。令人斷腸。薰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爲人習而勇。沈有也。凡智不深。則非習勇。不沈。非勇。深所。

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麒麟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以臧智而

出之使不

測沈所以

養勇使必

遂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上田光薦荆軻見燕丹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

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姿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丹與荆軻謀刺秦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秦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絕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

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一五}。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一六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舟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

茅坤曰何
等描寫何
三風神

又曰一時
倉卒之變
事窮殆盡

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軻入名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于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

董份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况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類宜也茅坤曰不見秦舞陽

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

下落亦太史公疎略

處

茅坤曰末

復附高漸

離一着以

爲曲終之

奏

董份曰以

句殘之言

結傳末見

軻之劍術

未盡不然

當透柱之

時不能一

決待既歷

而擲之何

其疎也

王鑿曰此

傳分合傳

體

凌約言曰

魏其灌夫

皆聚賓客

以樹黨武

安亦折節

天下士三

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

【註釋】(一)野王地名。在今陝西南河內縣。(二)榆次今山西榆次縣。(三)二晉韓魏趙。(四)甘泉山在今陝西淳化縣。

(五)谷口地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六)涇渭二水。(七)長城以南易水以北當時燕地。易水有中易南易北易。

水皆出今河(八)蹊音奚。所行之處。(九)購讀與媾同。(一〇)漳即濁漳。出今山西長子縣。(一一)鄴今河南臨漳縣地。(一二)太原

山西舊太(一三)雲中今綏遠區歸綏縣托克托縣。(一四)督亢今河北新城縣。(一五)徐夫人徐姓。夫人名。(一六)焯音誨切。燒也。與淖通。

(一七)操其室鞘也。(一八)擲通擲。投也。(一九)薊今河北大興縣。(二〇)遼東今奉天錦州等地。(二一)衍水水。(二二)宋子

縣名。今河北北平縣。(二三)臞音窳。瘦也。

司馬遷寶田列傳

魏其侯寶嬰者。孝文后從兄之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寶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

人徒以資

害相傾而

卒無賴於

賓客豈所

賓者之非

賢歟太史

公三傳聯

今微皆見

矣

茅坤曰三

篇俱以結

賓客相傾

一節為標

神

倪思曰嬰

不顧寶太

后引誼別

微直忠臣

也

張之衆曰

寶嬰能言

諸名將賢

梁王太后由此憎寶嬰。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寶嬰門籍。不得入朝。

請。以上魏其傳。梁孝王見疏歷。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嬰入見。

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

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

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

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

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以上魏其傳。七國復實盛。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

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

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

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閤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

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寶太

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

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以上魏其傳。太子事復見疏。

知而孝矣。用之不以。太后故終。於沮抑卒。可謂能知。人矣。凌稚隆曰。按此突然。插入條侯。借客形主之法。屬隆曰。按魏其諫傳。梁王爭廢。太子乃廢。臣立朝大節。王維楨曰。去就若此。誠爲多易。王維楨曰。魏其諫傳。祿尚節表。故帝云沾。沾自喜耳。多易。茅坤曰。往來侍酒。魏其一句。專以輕武安。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侯貴盛。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人。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爲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

而相起量

輒種

凌雅隆曰

按此敘二

人賓客之

盛

河維棹曰

蘇子瞻云

嬰盼所為

其名亦善

突然嬰既

沾沾自喜

蚡又專為

姦利太平

豈可以交

致力成哉

中公始不

能用與生

言為楚人

所辱亦可

以少懲矣

晚乃為嬰

盼思風皇

縶於千仞

其虛語哉

事詳儒林

傳

凌雅隆曰

按此敘賓

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術罷黜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萇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

事田蚡
之驕與魏
其相傾處
凌約言曰
魏其失寶

太后益疏
不用反應
前武安雖
不任職王

太后親幸
諸客稍稍
自引而意

傲反應前
天下吏士
諸侯愈益

附武安極
力挑出何
等針線

茅坤曰李
將軍於漢
為最名將

而卒無功
故太史公
極力擊為

淋漓悲咽
可涕

程敏政曰
李廣所長

李廣所長

李廣所長

李廣所長

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以上武安為丞相歸廢魏其日疏

【註釋】(一)魏其漢縣名。今山東臨沂縣南。(二)觀津今河北武邑縣南。(三)詹事官名。掌皇后太子家。(四)王孫寶嬰字。

(五)滎陽今河南滎陽縣。(六)兩宮景帝及太子也。或曰太后景帝。(七)螫音釋。怒也。(八)桃侯指劉宮。(九)沾沾言自整頓也。

(一〇)武安漢縣名。今河南武安縣。(一一)長陵今陝西咸陽縣。(一二)晚節晚年也。(一三)盤盂孟篇。書盤盂中。以為法戒。

(一四)筴同策。(一五)周陽在今山西聞喜縣東。(一六)推轂推存也。(一七)除關謂除關門之稅。(一八)武彊漢侯邑。故城在河北武強縣東北。

(一九)侵音寢。短小也。一云醜也。(二〇)蓋今山東沂水縣西北。(二一)灌將軍灌夫也。

司馬遷李廣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

因以合師蓋瞻略過人哉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然不可爲法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而樂於從廣且將讎其上而不服故簡易之害非徒廣

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以上景帝時爲上谷上郡太守。西等七郡太守。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以上與程不識同爲衛尉。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爲衛尉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

軍無以禦

勝之倉卒

而已然則

微程不識

雖無功猶

不敗徵李

廣鮮不獲

亡哉

薰份曰廣

不能忘一

尉之小憾

乃知功名

不成非殺

降也亦淺

中少大度

耳其不取

固宜

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
 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
 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
 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以上為御奴所擒
屏居藍田南山
 居無何。匈奴人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
 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
 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
 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以上為石
北平太守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
 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
 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

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甲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以上雜敘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響。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當無賞。以上從衛青出定襄與張騫。出右北平兩次當匈奴無功。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軍不幸故

引弟蔡首

未饒侍至

列侯三公

正是恨處

又取望氣

者備廣脰

囑口語如

慨而歎能

使噴淚

黃震曰凡

看衛霍傳

須合李廣

看衛霍深

入二千里

聲振華夷

今看其傳

不值一錢

李廣每戰

輒北困頓

終身今看

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擊匈奴而廣未嘗不

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

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

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以上敘廣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

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

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

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

按此總前
幕爲李廣
數奇處
田汝成曰
余言廣之
不徒非數
奇也孝文
知之深矣
懷私怨以
斬霸陸尉
豈大將軍
之度哉故
蘇子瞻云
今年定起
故將軍未
肯先誅霸
陸尉是也
不然以亞
夫之賢帝
謂景帝曰
真可任將
矣雷獨不
知廣材耶

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
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
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以上從衛霍出擊匈奴失道後期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
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
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給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
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以上廣不肯對簿自剄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
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脯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爲人欺何也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濞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

趙慎曰引傳及諺皆為李將軍俊口不能道詞而發才略意氣本傳已盡獨樂其所見咽口少言為贊見才氣天下無雙固不在喋喋利口余嗜二字不輕下引傳其身正云云不令謂不言也與下桃李之諺相照

魏常曰淡書無此十二字疑太

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以上黃之子孫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二十七俊俊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註釋】(一)隴西今甘肅舊鞏昌府(二)成紀今甘肅秦安縣(三)槐里今陝西興平縣(四)蕭關在今甘肅固原縣(五)

昌邑今山東金嶺縣(六)上谷今河北延慶縣(七)上郡今陝西綏德縣(八)北地今甘肅舊慶陽甯夏二府及鄯州(九)雁門今山西舊大同朔平二府

(一〇)代郡今山西舊宣化大同二府(一一)雲中今山西朔平北歸化城(一二)刁斗古行軍用具夜鳴之以警衆報時者(一三)馬

邑今山西馬邑縣(一四)穎陰侯孫漢嬰之孫也(一五)霸陵今陝西咸陽縣(一六)遼西前奉天錦州直隸永平府(一七)韓將軍

韓安國(一八)右北平今河北遵化縣(一九)定襄今山西右玉縣(二〇)大黃丹雘色黃而體大也(二一)數奇作事數不偶也(二二)

糒音備乾音勞澗音糧也膠酒也(二三)居延今甘肅高臺縣(二四)酒泉甘肅酒泉縣(二五)張掖前甘肅甘州府(二六)祁連天

山在今甘肅張掖縣(二七)俊同侷音荷俊俊信實之貌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虛辨治口
修身五句
暗含李陵
與自戕意

進士為務。意氣勲勲。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以上海教報書之選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

林希元曰
陸深入覆
軍乃少年
浮氣不量
彼已亦趨
括之流耳

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響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闔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以上因言薦士而自述被刊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

而子長乃極口稱譽所以掩已揀陵之失

又曰既已臣事又何報漢非二心乎子長之志識如此多愧豫讓矣

凌稚隆曰地觀家貧貨賂三句則知太史公所以作

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陳而媒^七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八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催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三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二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

貨殖游俠
二傳非無
爲云

嫉妬曰此
下自恥辱
引入立名
如江河之
上風起水
湧怒濤萬
變而卒輪
於海天下
之至奇也

凌雅降曰
歷借不辱
受辱者以
形已之極
辱字奇麗
而確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_三餌之蠶室。重爲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有剖
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
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
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
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
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
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
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
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
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李斯
相也。具於五刑。陰淮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

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濯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其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

受辱思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

又曰太史公深以刑餘爲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孫。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言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謬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註釋】(一)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交談也。牛馬走猶僕也。自謙之辭。

(二)望。

望望也。

(三)鼓琴。伯牙鼓琴。方鼓

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日。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六〕點汙也。〔七〕卒卒促遽也。〔八〕薄迫也。言迫切。從武。上雍今陝西鳳翔縣南。漢祭天作時于此。〔九〕不可為諱

難言其死也。〔一〇〕宮刑古刑法之一。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一一〕雍渠衛之宦者。〔一二〕景監秦孝公之嬖人。〔一三〕同子漢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

曰同子。又書。上朝東宮。趙談驂乘。袁絲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于是上笑。下趙談。〔一四〕闕茸首踣戎。猥賤也。〔一五〕周衛言禁衛周密也。〔一六〕不肖不似父母。〔一七〕藥音業。翹也。〔一八〕卷音卷。弓弩也。〔一九〕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于子。絕少。分甘。

〔二〇〕貳師指貳師將軍李廣利。〔二一〕佞音貳。係也。次也。〔二二〕蠶室行刑密室。〔二三〕腐刑宮刑曰腐。〔二四〕定計於鮮言未遇刑自殺也。

為鮮明也。〔二五〕藏獲奴婢也。〔二六〕倮音傷。湯卓異也。〔二七〕負下未易居負累之下。本易可居。〔二八〕曼夫也。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因病免官。武帝時召為

中郎將。相如為人口吃而善著書。長于辭賦。所作有子雲上林大人

等賦。豐贍富麗。漢魏六朝之文人多倣之。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

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求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

變雅陸曰

夫不順者

已諫收結

上文爲善

者未賞引

起下文

又曰皆非

陸下句收

結上文亦

非人臣句

引起下文

又曰樂盡

人臣之道

與非人臣

句相顧

王維栢曰

此下先以

邊士盡人

夷之君西燹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

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

郎將往賓之。以上往賓西南夷之故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

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忘長老。郡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以上有司發軍與制之失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

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

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

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以上邊郡之士敵懷死難之賢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

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殺者之愚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臣之節者形之以發其愧心至

今奉弊以下方以正義責之

凌維隆曰

陸下患使者五句一

一收結上文

文

王維嶺曰先敘事起而後詭為問答之詞其事雖非而其文則

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註釋】

(一)巴

漢郡名。在今四川境。舊保甯順慶夔州重慶四府及瀘州皆其地。

(二)蜀

漢郡名。在舊成都府龍安府及印雅二州皆其地。

(三)康居

西域國名。

今俄領中央

亞西亞地。

(四)重譯

轉譯也。獻其珍寶。

(五)享

後也。

弔

至也。

番禺

南海郡縣治。今廣東番禺縣。

蒲北切。西方之戎曰獫狁。在今四川雲南等處。

(六)右

同義。

(七)中郎將

指唐

不測之

也。

(八)東第

甲宅也。

居帝城之東。

(三)三老孝悌

漢置鄉官。三老。孝悌。主教化。孝悌力田。

(三)縣

漢制萬戶以上曰縣。縣有蠻夷曰道。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駘。定笮存印。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夫大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

許應元曰
惡平聲言
蜀與巴初
亦俱是荒
服之外漸
變中國之
化必如者
老大夫所
言則是蜀
當終爲蠻
夷不變服
化俗也我
亦安所聞
若等之說
乎顏說非
是
凌雅降曰
按世必有
非常之人
數句是冒
頭以後總
只發明此
意
王維禎曰
洪水治則
安居粒食
西南夷通
則肝膽塗
地其爲非
常之事同
而利害頓

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以上蜀大夫疑招西夷之非。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皮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以上舉禹以論非常之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義，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以上言賢君規模宏大。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

殊恐不可
以彼而例

此也

雖是諛詞

然寫出武

帝非常狀

屹然在干

古之上

又曰委重

以下常者

也崇論閎

議以下非

常者也威

震殊俗異

域之功非

常者也疏

遊不閉則

臻淑成而

天下晏如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

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

上聖。又焉能已。以上言異域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

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三四若徼。牂牁一四靈山一五梁孫原一六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濖不閉。晷爽闇昧。得

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

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鯨。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

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淮。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

避。

方風句
余古丁曰
此封禪遺
書所由作
也
楊慎曰
聖難者之
喻所以言
非常固非
常情之所
度也
又曰百姓
雖勞又覆
應前

林希元曰
上以禍恐
之此以道
論之
楊慎曰
萬乘之重
不以爲安
而樂出於
萬有一危
之塗以爲

【駐釋】

(一) 湛直職切。

深也。

(二) 濺音積。

汪濺也。

(三) 駢音彪。

冉駢西夷二族名。今

駢川茂縣地。

(四) 笮音昨。

夷名。今

四川

音戎。西夷名。

源縣。邛今川川

斯榆西夷名。今雲

南大理縣。

(五) 苞蒲夷種

(六) 夜郎南夷。在今

貴州西境。

(七) 齊

民也。

(八) 灑沈分散深

水也。

澹災安定其

災也。

(九) 胠音氏。

厚

(十) 肢音拔。

股

(十一) 喔蹠與蹠同。

與蹠同。

(十二) 參天貳地天子比德於地。是貳地也。

地

(十三) 沫若沫水出今四川

靈山山縣西北。

(十四) 徼塞也。

徼

爲夷狄

之界。牂柯一名。今貴州

靈山山縣西北。

(十五) 孫原孫小之原。孫小出今四川

之界。牂柯一名。今貴州

爲夷狄

之界。牂柯一名。今貴州

靈山山縣西北。

(十六) 孫原孫小之原。孫小出今四川

之界。牂柯一名。今貴州

靈山山縣西北。

(十七) 智音忽。智爽

未明也。

(十八) 禛音支。

安也。

(十九) 咸五登三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

失志

(二十) 靡徒無地可

貌。

(二十一) 麤

容也。

(二十二) 敝罔

貌。

(二十三) 敝罔

貌。

(二十四) 敝罔

貌。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

變而况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註釋】

(一)烏獲秦之力士。能扛鼎。 (二)慶忌吳王僚之子。其行甚捷。馬不能及。 (三)賁育孟賁。古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虎。夏

育。亦古。 (四)逢蒙夏時善射者。 (五)馘車輪正中貫。 (六)軫車後橫木也。 (七)銜橛銜馬勒也。橛馬口所銜。 (八)垂堂

猶言堂之垂。謂近階之地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

晉國藩曰
此敘南有
平原廣澤
似最宜畷
獵之地也
下文敘獵
但在東西
北三處而
下及南之
廣澤蓋虛
實互相備
也

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峯。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璦。昆吾城。功。立厲。瑱石。碻砮。以上敘山上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江蘼。蘼。無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於巫山。其高燥則生歲荇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蓂兼葭。東籜雕胡。蓮藕。觚。蘆。菴。闔。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龍。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榷。柎。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檣。梨。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鸛。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龜。虺。狂。於是乎。乃使剗諸之倫。手格此獸。以上東西南北開下畷獵之地楚王乃

駕馴駘之駟。乘彤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

鳥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嬾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

蛩。麟距虛軼。野馬轉陶駮。乘遺風射游騏。倏睥。倩洌雷動。焱至星流。霆擊弓

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

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虬受詘。殫觀

衆。勿之變態。以上獵於陰林卽上文北方陰林也於是鄭女曼姑。被阿緗。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鬋

積。簞。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粉。粉。袿。袿。揚。袍。戍。削。蜚。飜。垂。鬋。扶。輿。猗。靡。翕。叫

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

髴。於是乃相與。撩於蕙圃。嬰姍勃窣。上下金隄。瘳翡翠。射麋。麋微。矰出。熾繳

施。弋。白。鳩。連。鴛。鵝。雙。鷓。下。玄。鶴。加。意。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拽。張。翠

帷。建。羽。蓋。罔。璫。珣。鈎。紫。貝。摧。金。鼓。吹。鳴。籟。枋。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

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砒。硯。磴。磴。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以上與衆女獵池。卽上之東有蕙池。卽西有清池也。將息。撩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纒乎淫淫。般乎裔裔。

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

又曰。璧積
至。籟。谷。三
句。粉。粉。至
垂。鬋。三。句
皆。下。二。句
川。韻

王鑿曰折
辨得倒

倪思曰費
語不多而
氣概吞吐
已極

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所應僕也。息掠以上鳥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賜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距海。南有瑯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陽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與其胸中。曾不帶芥。若乃俶儻瑰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以上烏有折于虛

【註釋】

(一)子虛 虛言其人。與下烏有。亡是同等。

(二)妣 丑亞切。誇也。應作託。

(三)雲夢 澤名。在湖北安陸縣南。

(四)罘 音浮。免

網也。(五)麟 踐轢之也。

(六)脚 謂以脚蹴之。

(七)鹽浦 海水之匯多出鹽也。

(八)覽於有無 謂觀國中何者爲有。何者爲無。未能畢見也。

〔九〕**峩鬱** 山勢複沓貌。 〔二〇〕**峩峩** 音律粹。 〔二一〕**蔽虧** 日月高山掩蔽而虧缺也。 〔二二〕**雌黃** 石黃。 〔二三〕**白垺** 白石英。

〔二四〕**碧** 玉之青白也。 〔二五〕**玫瑰** 石之美。 〔二六〕**璿** 石之次。 〔二七〕**昆吾** 山名。 〔二八〕**城玦** 音城勒。石次玉者。

〔二九〕**玄厲** 黑石。可磨石。 〔三〇〕**江離** 香草。 〔三一〕**蘼蕪** 蘼蕪也。似蛇床而香。 〔三二〕**巴苴** 一名芭蕉。 〔三三〕**案衍** 寢下。 〔三四〕

壇曼 干博也。 〔三五〕**歲荇苞荔** 歲。音甚。馬藍也。荇。音斯。似燕麥。苞。音其。馬藍也。荔。音斯。似燕麥。 〔三六〕**薛莎青熿** 薛。音其。莎。音其。青。音其。熿。音其。 〔三七〕**案衍** 寢下。 〔三四〕

青類。似。〔三〕**藏莨** 草名。可飼牛馬。莨。音郎。 〔四〕**兼葭** 蘆屬。 〔五〕**東籜彫胡** 實可食。彫胡。實似微黃。味甚酸。 〔六〕**觚盧** 觚。音其。盧。音其。

〔七〕**菴闞軒于** 菴闞。音其。軒于。音其。 〔八〕**陰林** 山北林也。 〔九〕**榷** 音便。太榷。音南。常綠。榷木。其材堅密。 〔十〕**棊** 音其。棊。音其。

豫章 大木似檉。 〔十一〕**壁離朱陽** 壁。音柏。黃壁也。離。音其。朱陽。赤莖柳也。 〔十二〕**欂** 音其。欂。音其。 〔十三〕**檉** 音其。檉。音其。

〔十四〕**騰遠** 獸名。 〔十五〕**射干** 似狐。能殺木。 〔十六〕**曼延** 獸名。 〔十七〕**羆狂** 羆。音俞。似狸而大。狂。音其。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十八〕**烏號** 黃帝之弓。帝乘上天。號。音其。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十九〕**刺諸** 春秋時吳之刺客。 〔二十〕**魚須** 大魚之鬚。 〔二十一〕**干將** 吳人。善治劍。雄。音其。干將所造。 〔二十二〕**烏號** 黃帝之弓。帝乘上天。號。音其。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二十三〕**髮** 髮。音其。髮。音其。 〔二十四〕**夏服** 盛箭器。夏有繁弱。音其。夏服。音其。 〔二十五〕**陽子** 即伯樂。秦穆公之御者。 〔二十六〕**娥阿** 古之善御者。 〔二十七〕**蛩** 音其。蛩。音其。

〔二十八〕**蛩** 音其。蛩。音其。 〔二十九〕**距虛** 獸名。似兔。音其。距虛。音其。 〔三十〕**轉** 音其。轉。音其。 〔三十一〕**駒駮** 音陶徒。北海獸。狀如馬。 〔三十二〕**遺風** 秦始皇夏風名。 〔三十三〕**游蜺** 音其。游蜺。音其。

〔三十四〕**倏眇** 倏。音其。倏。音其。 〔三十五〕**眇** 音其。眇。音其。 〔三十六〕**眇** 音其。眇。音其。 〔三十七〕**眇** 音其。眇。音其。 〔三十八〕**眇** 音其。眇。音其。

〔三十九〕**受詘** 取其力。音其。受詘。音其。 〔四十〕**阿錫** 音其。阿錫。音其。 〔四十一〕**檠積** 音其。檠積。音其。 〔四十二〕**褰縞** 音其。褰縞。音其。 〔四十三〕**縞** 音其。縞。音其。

〔四十四〕**縞** 音其。縞。音其。 〔四十五〕**縞** 音其。縞。音其。 〔四十六〕**縞** 音其。縞。音其。 〔四十七〕**縞** 音其。縞。音其。 〔四十八〕**縞** 音其。縞。音其。

〔四十九〕**縞** 音其。縞。音其。 〔五十〕**縞** 音其。縞。音其。 〔五十一〕**縞** 音其。縞。音其。 〔五十二〕**縞** 音其。縞。音其。

鬻也。燕〔六〕扶輿謂扶楚王〔七〕猗靡相隨貌。〔八〕翕呷衣起張也。〔九〕萃蔡衣聲。〔十〕威蕤貌。

〔六〕綏登車者所執。〔七〕獠音遂。獠也。〔八〕嬖嬖音人上。下貌。〔九〕鷓鴣音暖宜。似山鷄而小。〔十〕駕鵝音野。鵝也。

〔十一〕鴝音倉。灰也。〔十二〕鴝音益。文鴝。舟首所繪之鴝。〔十三〕樅音窗。撞也。〔十四〕籟音也。〔十五〕榜人音長。船長也。〔十六〕喝音也。

〔十七〕礪石音轉石也。〔十八〕硯音石。石相擊聲。硯音即。硯。音蓋。〔十九〕纒乎音羣行。二句貌。〔二十〕勺藥音藥。用藥也。

以調和。〔二十一〕將音同。措誨切。〔二十二〕瑯琊音山名。在今山東文登縣。〔二十三〕成山音山名。在今山東文登縣。〔二十四〕之罘音山名。在今山東福山縣。

〔二十五〕渤解音海。即渤。〔二十六〕孟諸音南。在河南商邱縣。〔二十七〕肅慎音古。國名。在今吉林及俄領東海濱省之地。〔二十八〕賜谷音日出之處。〔二十九〕青邱音東。三百里。〔三十〕峯音同。萃也。〔三十一〕切音首。切。充物。〔三十二〕高音古。古契。

何維騏曰：子虛烏有之設，難後之爲詞賦者，宗之張衡、兩京賦，有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名亦此意也。相如遊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

司馬相如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粵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

所善此著
天子遊獵
賦復借子
虛三人之
詞以明天
子之義故
亦名子虛
賦賦中敘
上林故又
名上林賦
其實一也
文選載為
二篇以前
上齊楚者
為子虛賦
自亡是公
聽然而笑
以下敘上
林者為遊
獵賦失其
旨矣
楊慎曰此
明天子之
義
王際曰意
見高品論
正

終始灑灑出入涇渭鄠鎬潦漭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
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
中過乎泱泱之壑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陬之口觸穹石激堆垠沸乎暴
怒洶涌彭湃湔弗宓汨偪側泌瀆橫流逆折轉騰澈冽洩瀆沈澗穹隆雲燒
宛淪膠盤踰波趨洳泄沿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灑潏實墜沈
沈隱隱碎磅訇礧瀟瀟漏漏淅淅鼎沸馳波跳沫汙瀝漂疾悠遠長懷寂漻
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回翫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上只
於是乎蛟龍赤螭五鱣鱪漸離五二觸鯨鯨五三禺禺五三鯀五四捷鯨掉尾振鱗奮鬣潛
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河五七水玉磊砢磷
磷爛爛采色滌汁藂積乎其中鴻鸕鵠鴝鴛鴦屬玉交精旋日煩鶯庸渠箴
疵鷓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唼菁藻咀
嚼菱藕以上水中之物於是乎崇山矗矗嵒嵒崔嵬深林巨木嶮巖參差九峻嶽薛南
山岷峨巖陀甌窳摧峩岨崎振溪通谷蹇產溝澮谿呀豁閭阜陵別隄崑崑
嶺岷岷虛堀壘隱嶙嶙嶙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
喂鹿

以上總寫
苑中景象
點出各獸
即爲下文
收獵張本

余有丁曰
按無是公
雖言上林
而所敘與
圖品物迥
綱濶四濟

卑靡不被築山上揜以綠蕙八六被以江籬八六糝以麋燕八六雜以留夷八六布結縷八六攢戾莎八六
揭車衡蘭八八橐本射干八八芘薑蕤荷八八歲持若蓀八八鮮支黃礫八八蔣苧青蘋八七布濩閎澤八七延
曼太原八八離靡八八廣衍八八應風披靡八八吐芳揚烈八九郁郁菲菲八九衆香發越八九胎蠻布寫八九掩菱
唼九一非九一於九一是九一乎九一周覽泛觀九二緝粉九三軋芬九三芒芒恍忽九三視之無端九三察之無涯九三日出
沼東入乎九四西陂九四其南則隆冬生長九四踊水躍波九四其獸則獠旄九四貉犛九四沈牛麀九四麋赤
手九四圓題九四窮奇象犀九四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九四涉冰揭河九四其獸則麒麟九四角端九四騶駼
橐駝九四蛩蛩驪騷九四馱馱驢羸九四於是乎離宮別館九四彌山跨谷九四高廊四注九四重坐曲閣九四
華點九四璧璫九四輦道九四纏屬九四步櫺周流九四長途中宿九四夷嶮築堂九六累臺九六增成巖九七窈洞房九七頰
杳眇九八而無見九八仰披九八榜九八而捫九八天九八奔星九八更於九八閨闈九八宛虹九八拖於九八楯軒九八青龍九八蚺九八於九八東
廂象輿九八婉俾九八於九八西清九八靈園九八燕於九八閒館九八僦九八佺九八之倫九八暴於九八南榮九八體泉九八涌於九八清室九八通
川九八過於九八中庭九八盤石九八振崖九八嶽巖九八倚傾九八嵯峨九八嶭嶭九八刻削九八崢嶸九八玫瑰九八碧琳九八珊瑚九八叢生
璿玉九五旁唐九五玢九五爾九五文九五鱗九五赤瑕九五駁犖九五雜九五爾九五其間九五晁采九五琬琰九五和氏九五出焉九五宮室以上於是乎
盧橘九六夏熟九六黃甘九六橙榛九六批杷九六檍柿九六亭奈九六厚朴九六棗楊九六梅櫻九六桃蒲九六陶隱九六夫菓九六棣九六答
遷離九六支羅九六乎九六後宮九六列乎九六北園九六鮓邱九六陝下九六平原九六揚翠九六葉九六机九六紫莖九六發紅九六華垂九六朱榮

蓋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修言之若此後人遇以盧橘等皆議之拘矣

晉國藩曰處舍旬為韻

又曰施韻上聲地裔施為韻而離追起亦平上與去為韻

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楛。華楓枰枰。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欂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後樹。攢立叢倚。連卷攏。詭崔錯。登猷坑衡。問矸垂條。扶疏落英。纒幡紛浴。箭蓼猗猗。從風薊苳。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池庇。虬旋還。後宮雜襲。象輯被山。緣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以上宮中草木於是乎立援素雌。雌獲飛蠅。蛭蚘蠹。獠胡毅。蜚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矯枝格。偃蹇杪顛。險絕梁。嶮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以上宮中獻畜及離宮之多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巖薄。縱獵者。江河為陟。泰山為櫓。車騎蠶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博豺狼。手熊羆。足犓羊。蒙鶻蘇。綉白虎。被斑文。跨壘馬。凌三嶮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鋌猛氏。緝駿。裹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走而倒。以上天子校獵。說曲將帥之獵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

憇然後侵淫促節。條一四九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羸白鹿。捷狡兔。軼赤霄。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灣一五〇蕃羽。滿白羽。射游臯。櫟一五一遠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鷄。適孔鸞。促鵙鷄。拂翳鳥。指鳳皇。捷鷓鴣。撿一五三焦明。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晦乎反鄉。以上天子蹶石闕。歷封巒。過鵠。鵠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鵠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轡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一六二劓驚憚。擊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阡滿谷。掩平彌澤。以上天子還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膏葛之寓。撞千石之鐘。

各處數獵者之所獲

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闐鞀。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小鞞之侶。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媚都。靚

妝刻飾一七九便嬛綽約一七八柔橈娛娛一七九嫵媚纖弱一八〇電獨繭之榆綫一八二眇闔易以卹削一八三便嫻

嬖屑與俗殊服芬芳溫鬱一八四酷烈淑郁一八四皓齒燦爛宜笑的皦一八五長眉連娟一八六微睇絲

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以上置張案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

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

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削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

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瞻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

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

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

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於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

首兼騶虞戈立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鞞翔

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一八六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

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岌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

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

車馬之用一八九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與衆庶忘

又曰千威

疑當作千

羽此處當

用韻不似

四句乃韻

者

楊誠曰此

收捨歸正

所謂卒章

歸之於節

儉因以風

王應曰相
如此賦法
非一日所
能辨者其
運思精工
亦已久矣
及是召見
因以發揮
不然何以
不俟上命
遽曰請爲
天子游獵
之賦是知
此賦已平
時製下而
非一旦倉
卒所能爲
者西京離
記相如爲
上林下虛
幾日而後
就此言似
可信

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
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
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辟席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註釋】(一)听 笑貌 (二)述職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三)淫 猶過也 (四)粵 古貶字 (五)蒼梧 部名在今廣西蒼梧縣

(六)西極 即古幽國。在今陝西西縣西 (七)丹水 源出陝西商縣。注入漢水 (八)紫淵 澤名。今山西離石縣西北 (九)灞澇 二水名。灞源出長安縣南

西藍田 (一〇)涇 源出今甘肅化平縣 (一一)渭 源出渭源縣 (一二)鄜鎬 注皆見前 (一三)潦 即澇水。源出陝西鄜縣南 (一四)灃 源出長安縣南

秦嶺 (一五)椒丘 土高四傍也 (一六)桂林 林名 (一七)泱泱 廣大貌 (一八)汨 疾也 (一九)阿 大陸 (二〇)穹石 大石

(二一)堆 高阜 (二二)埼 曲岸 (二三)洶湧 水之聲 (二四)澎湃 波相戾也 (二五)渾淪 盛貌 (二六)窅窅 謂水流之疾也

(二七)倂側 相迫也 (二八)泌瀨 水波衝擊貌 (二九)激洌 水疾貌 (三〇)滂溥 水聲 (三一)汎漑 徐流也 (三二)穹隆 水聲

雲橈 水急高絕旋回如雲風曲 (三三)宛渾 展轉也 (三四)膠盭 邪風也 (三五)踰波 後波凌前也 (三六)趨澗 輪於深澗也 (三七)漑 水聲

洳也 (三八)下瀨 水流沙上也 (三九)滯沛 奔揚貌 (四〇)坻 水中高地 (四一)澆澗 小水聲 (四二)沈沈 深貌 (四三)隱隱 盛貌 (四四)砰磅訇磕 皆水聲 (四五)潏潏澗澗 水湧出貌 (四六)涪涪 水聲 (四七)滄滄 水聲 (四八)赤螭 龍也 (四九)鮪鱗 魚也 (五〇)鮪鱗 魚也 (五一)鮪鱗 魚也 (五二)鮪鱗 魚也

瀨 水無涯貌 (四九)澇澇 水白光貌 (五〇)陂池 江旁小水 (五一)赤螭 龍也 (五二)鮪鱗 魚也 (五三)鮪鱗 魚也 (五四)鮪鱗 魚也 (五五)鮪鱗 魚也 (五六)鮪鱗 魚也 (五七)鮪鱗 魚也 (五八)鮪鱗 魚也 (五九)鮪鱗 魚也 (六〇)鮪鱗 魚也 (六一)鮪鱗 魚也 (六二)鮪鱗 魚也 (六三)鮪鱗 魚也 (六四)鮪鱗 魚也 (六五)鮪鱗 魚也 (六六)鮪鱗 魚也 (六七)鮪鱗 魚也 (六八)鮪鱗 魚也 (六九)鮪鱗 魚也 (七〇)鮪鱗 魚也 (七一)鮪鱗 魚也 (七二)鮪鱗 魚也 (七三)鮪鱗 魚也 (七四)鮪鱗 魚也 (七五)鮪鱗 魚也 (七六)鮪鱗 魚也 (七七)鮪鱗 魚也 (七八)鮪鱗 魚也 (七九)鮪鱗 魚也 (八〇)鮪鱗 魚也 (八一)鮪鱗 魚也 (八二)鮪鱗 魚也 (八三)鮪鱗 魚也 (八四)鮪鱗 魚也 (八五)鮪鱗 魚也 (八六)鮪鱗 魚也 (八七)鮪鱗 魚也 (八八)鮪鱗 魚也 (八九)鮪鱗 魚也 (九〇)鮪鱗 魚也 (九一)鮪鱗 魚也 (九二)鮪鱗 魚也 (九三)鮪鱗 魚也 (九四)鮪鱗 魚也 (九五)鮪鱗 魚也 (九六)鮪鱗 魚也 (九七)鮪鱗 魚也 (九八)鮪鱗 魚也 (九九)鮪鱗 魚也 (一〇〇)鮪鱗 魚也

瀨 水無涯貌 (四九)澇澇 水白光貌 (五〇)陂池 江旁小水 (五一)赤螭 龍也 (五二)鮪鱗 魚也 (五三)鮪鱗 魚也 (五四)鮪鱗 魚也 (五五)鮪鱗 魚也 (五六)鮪鱗 魚也 (五七)鮪鱗 魚也 (五八)鮪鱗 魚也 (五九)鮪鱗 魚也 (六〇)鮪鱗 魚也 (六一)鮪鱗 魚也 (六二)鮪鱗 魚也 (六三)鮪鱗 魚也 (六四)鮪鱗 魚也 (六五)鮪鱗 魚也 (六六)鮪鱗 魚也 (六七)鮪鱗 魚也 (六八)鮪鱗 魚也 (六九)鮪鱗 魚也 (七〇)鮪鱗 魚也 (七一)鮪鱗 魚也 (七二)鮪鱗 魚也 (七三)鮪鱗 魚也 (七四)鮪鱗 魚也 (七五)鮪鱗 魚也 (七六)鮪鱗 魚也 (七七)鮪鱗 魚也 (七八)鮪鱗 魚也 (七九)鮪鱗 魚也 (八〇)鮪鱗 魚也 (八一)鮪鱗 魚也 (八二)鮪鱗 魚也 (八三)鮪鱗 魚也 (八四)鮪鱗 魚也 (八五)鮪鱗 魚也 (八六)鮪鱗 魚也 (八七)鮪鱗 魚也 (八八)鮪鱗 魚也 (八九)鮪鱗 魚也 (九〇)鮪鱗 魚也 (九一)鮪鱗 魚也 (九二)鮪鱗 魚也 (九三)鮪鱗 魚也 (九四)鮪鱗 魚也 (九五)鮪鱗 魚也 (九六)鮪鱗 魚也 (九七)鮪鱗 魚也 (九八)鮪鱗 魚也 (九九)鮪鱗 魚也 (一〇〇)鮪鱗 魚也

瀨 水無涯貌 (四九)澇澇 水白光貌 (五〇)陂池 江旁小水 (五一)赤螭 龍也 (五二)鮪鱗 魚也 (五三)鮪鱗 魚也 (五四)鮪鱗 魚也 (五五)鮪鱗 魚也 (五六)鮪鱗 魚也 (五七)鮪鱗 魚也 (五八)鮪鱗 魚也 (五九)鮪鱗 魚也 (六〇)鮪鱗 魚也 (六一)鮪鱗 魚也 (六二)鮪鱗 魚也 (六三)鮪鱗 魚也 (六四)鮪鱗 魚也 (六五)鮪鱗 魚也 (六六)鮪鱗 魚也 (六七)鮪鱗 魚也 (六八)鮪鱗 魚也 (六九)鮪鱗 魚也 (七〇)鮪鱗 魚也 (七一)鮪鱗 魚也 (七二)鮪鱗 魚也 (七三)鮪鱗 魚也 (七四)鮪鱗 魚也 (七五)鮪鱗 魚也 (七六)鮪鱗 魚也 (七七)鮪鱗 魚也 (七八)鮪鱗 魚也 (七九)鮪鱗 魚也 (八〇)鮪鱗 魚也 (八一)鮪鱗 魚也 (八二)鮪鱗 魚也 (八三)鮪鱗 魚也 (八四)鮪鱗 魚也 (八五)鮪鱗 魚也 (八六)鮪鱗 魚也 (八七)鮪鱗 魚也 (八八)鮪鱗 魚也 (八九)鮪鱗 魚也 (九〇)鮪鱗 魚也 (九一)鮪鱗 魚也 (九二)鮪鱗 魚也 (九三)鮪鱗 魚也 (九四)鮪鱗 魚也 (九五)鮪鱗 魚也 (九六)鮪鱗 魚也 (九七)鮪鱗 魚也 (九八)鮪鱗 魚也 (九九)鮪鱗 魚也 (一〇〇)鮪鱗 魚也

瀨 水無涯貌 (四九)澇澇 水白光貌 (五〇)陂池 江旁小水 (五一)赤螭 龍也 (五二)鮪鱗 魚也 (五三)鮪鱗 魚也 (五四)鮪鱗 魚也 (五五)鮪鱗 魚也 (五六)鮪鱗 魚也 (五七)鮪鱗 魚也 (五八)鮪鱗 魚也 (五九)鮪鱗 魚也 (六〇)鮪鱗 魚也 (六一)鮪鱗 魚也 (六二)鮪鱗 魚也 (六三)鮪鱗 魚也 (六四)鮪鱗 魚也 (六五)鮪鱗 魚也 (六六)鮪鱗 魚也 (六七)鮪鱗 魚也 (六八)鮪鱗 魚也 (六九)鮪鱗 魚也 (七〇)鮪鱗 魚也 (七一)鮪鱗 魚也 (七二)鮪鱗 魚也 (七三)鮪鱗 魚也 (七四)鮪鱗 魚也 (七五)鮪鱗 魚也 (七六)鮪鱗 魚也 (七七)鮪鱗 魚也 (七八)鮪鱗 魚也 (七九)鮪鱗 魚也 (八〇)鮪鱗 魚也 (八一)鮪鱗 魚也 (八二)鮪鱗 魚也 (八三)鮪鱗 魚也 (八四)鮪鱗 魚也 (八五)鮪鱗 魚也 (八六)鮪鱗 魚也 (八七)鮪鱗 魚也 (八八)鮪鱗 魚也 (八九)鮪鱗 魚也 (九〇)鮪鱗 魚也 (九一)鮪鱗 魚也 (九二)鮪鱗 魚也 (九三)鮪鱗 魚也 (九四)鮪鱗 魚也 (九五)鮪鱗 魚也 (九六)鮪鱗 魚也 (九七)鮪鱗 魚也 (九八)鮪鱗 魚也 (九九)鮪鱗 魚也 (一〇〇)鮪鱗 魚也

鯽魚名。〔五〕鮎魚皆魚名。〔五〕鮎舉也。〔五〕鰲光貌。〔五〕江靡江邊靡遊之處。〔五〕硬石下片。

〔五〕矧委積貌。〔五〕磷磷爛爛玉石之色澤。〔六〕澔汗采色映耀也。〔六〕鴻鸛至鳩皆水鳥名。〔三〕澹淡水貌。

〔三〕唼唼聚食聲。〔四〕蠹蠹高起貌。〔五〕龍嵒崔巍皆高峻貌。〔六〕嶄巖參嵯皆峯嶺貌。〔七〕九

巒山名。在陝西禮泉縣東。北上有九峯峻峭。〔六〕截辭即嵯峨山。在陝西澄陽三原。淳化三縣界。〔六〕南山即秦嶺。〔七〕峨峨高峻貌。〔七〕巖

拖崖上貌。〔七〕甌瓠也。錡敬也。上天下小。有似甌敬也。〔七〕峩高貌。〔七〕岨琦斗絕貌。〔五〕蹇產詩曲也。〔六〕翁呀

大貌。〔七〕豁間空虛也。〔七〕阜陵別隴水中山也。〔六〕威魄岷庑皆高峻貌。〔六〕邱虛堀訾皆特異不

〔八〕隱麟鬱嶒皆不顯不。〔八〕狎豸漸平貌。〔八〕沈溶淫鬻小流澗谷中。〔八〕夷下也。〔五〕皋澤也。上十里為

一亭也。〔六〕綠蕙皆草名。青萍皆草名。〔八〕布濩布布貌。〔八〕離靡離而靡不。〔八〕郁郁菲菲香氣明

〔九〕肸過也。〔九〕苒香也。〔九〕縝紛榮盛貌。〔九〕軋芬敬密也。〔四〕麒麟皆獸名。〔五〕璧瑤以玉

之搯。〔六〕增成重累而成。〔七〕巖窈洞房言于岩穴交底為室。〔九〕療療也。療。〔九〕蚬龍行

園梁仙之。〔三〕倨佺仙人也。〔三〕榮屋南柯。〔三〕盤石振崖重密累積也。〔四〕碧琳玉名。〔五〕旁

唐言榮也。〔六〕文鱗又理貌。〔七〕赤瑕赤玉。〔八〕駭犖采如也。〔九〕和氏下和之。〔三〕廬橘至

離支皆果木名。〔三〕貺送也。〔三〕杙杙也。〔三〕煌煌扈扈言其光采。〔四〕沙棠玉名。女貞皆木

〔二〕五蔭綈皆木名。〔二〕六連卷曲也。〔二〕七攬儷支重累也。〔二〕八崔錯交雜也。〔二〕九爰劬皆勞也。

〔二〕五蔭綈皆木名。〔二〕六連卷曲也。〔二〕七攬儷支重累也。〔二〕八崔錯交雜也。〔二〕九爰劬皆勞也。

古委。〔三〕坑衡徑直貌。〔三〕間砌相扶持也。〔三〕攏幡飛揚貌。〔三〕紛溶箭蓼支城也。〔三〕猗猗

猶阿那也。〔五〕薊莅林木歛助燁。〔六〕侏池參差也。〔七〕芘庇不齊也。〔八〕偃蹇伸縮游行之態。〔九〕殊

榛其枿也。〔三〕陸離參差也。〔三〕乘鏤象以牙鑲鑿其車輅也。〔三〕六玉虬駕六馬似虬。〔三〕孫叔孫

賀也。〔三〕衛公衛青也。〔三〕鼓嚴薄言擊嚴鼓薄鹵之中也。〔三〕狷遠東人謂之白熊。〔三〕桼羊山羊也。〔三〕蒙鶡

蘇用鶡尾作流蘇以飾冠也。〔三〕嶮三聚之山也。〔四〕磧歷不平也。〔四〕蜚廉龍也。〔四〕獬豸似鹿一角

〔四〕蝦蛤獸名。〔四〕猛氏以熊而小。〔四〕緞也。〔四〕腰褭良馬。金喙赤色。〔四〕封豕

大猪。〔四〕隻疾遠貌。〔四〕遺光耀妖氣游。〔五〕蕃弱夏之衰。〔五〕游臬即臬羊也。似人。長臂反

〔五〕蜚遽獸名。〔五〕焦明似鳳。〔五〕襄羊猶徘徊也。〔五〕紘維也。北方之紘。曰。〔五〕晡

乎返鄉忽然疾歸貌。〔五〕棠梨宜春皆觀名。〔五〕宣曲宮名。〔五〕牛首池名。〔六〕龍臺細柳

皆觀名。〔六〕窮極疲綖也。〔六〕驚憚怖不動。〔六〕他他藉藉言交橫也。〔六〕宋蔡宋百

濁志蔡人善謳。〔五〕干遮曲名。〔六〕文成其縣人善歌。〔六〕詔歌統州領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曲。〔六〕闐鞞鼓音

〔六〕韶舜樂。〔六〕武武王象周公。〔七〕結風曲名。〔七〕俳優倡樂侏儒玩者。〔七〕狄鞮

四戎樂名。〔七〕青琴女。〔七〕宓妃即洛。〔七〕嫺都美好麗也。〔七〕靚妝粉白也。〔七〕便嫁利

〔八〕綽約婉約也。〔八〕柔橈體柔娛娛貌。〔八〕褌謂褌也。直裰和也。亦。〔八〕閻易衣長大。

〔八〕綽約婉約也。〔八〕柔橈體柔娛娛貌。〔八〕褌謂褌也。直裰和也。亦。〔八〕閻易衣長大。

卹削

衣服寬窄合度。

〔二八〕便姍

行步安詳。

〔二四〕皓齒

鮮明貌。

〔二五〕連娟

調曲貌。

〔二六〕綵貌

視遠也。

〔二七〕伋

滿也。

〔二八〕德號

德音之號令也。

〔二九〕玄鶴

善大傳。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

〔三〇〕干

盾也。

戚

傳。朱千玉戚以舜大夏。

〔二九〕雲罕

車名。

〔三〇〕掩

猶收也。

〔三一〕羣雅

雅士成羣。

〔三二〕伐檀

詩魏風篇名。刺貪。

〔三五〕

樂胥

詩桑扈。君子樂胥。受天祜。胥。有材智者。

〔三六〕清廟

太廟。

〔三七〕鼎然

疾貌。

〔三八〕措

置也。

〔三九〕抗

愀然

憂色貌。

〔四〇〕逡巡

却退也。

古文四象卷二

湘鄉曾國藩纂輯

少陽趣味 詭誕之趣 閒適之趣

經

左傳士會還晉

鍾惺曰全
斯論逐客
卽此意
韓范曰楚
材晉川之
故一言而
令尹懼任
舉復矣趙
宣子當國
自知憂之
與楚令尹
待人言而
後憂者知
識相千里
矣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

鍾惺曰無此一段不精神不洩

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註釋】(一)十二年魯文公十三年。(二)詹嘉晉大夫。(三)瑕在今河南陳縣西南。(四)桃林塞在今河南

園州縣西。陝西渾陽縣界。(五)諸浮晉地。(六)隨會晉會即士會。(七)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

故以為(八)卻成子卻卸也。(九)魏壽餘平萬之後。(三)歸于秦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也。(三)秦伯厲公。

有如河康公指河與士會為誓。繞朝秦大夫。其處者為劉氏其處秦不歸者別為劉氏。

左傳大棘之戰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我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

鐘惺曰諫而不納則國因人弱可畏也故國家多難以求直言為玉要孫鍾曰兩斷語亦是波瀾又曰為政二字妙韓范曰左史筆責難歸小人不足道也元

爲大將而
疎闕者此
其何以戰
是役也否
尤貴華大
夫焉
孫鏹曰妙
有境
又曰復出
此奇大有
藉色
鍾惺曰若
不解其棄
甲二字之
意者滑稽
得妙頑鈍
得妙

鍾惺曰師
慧師曠之
流帶也鄭
人以爲人
玩而充賂
遺宋人受
之而不知

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鱗其腹。棄甲而復于
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曰。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註釋】

(一)晉侯

晉公

(二)大棘

在今河南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

(三)馘

音困。截取左耳也。

(四)狂狡輅

狂狡宋大夫。

追也。(五)戎也。昭明也。戎照軍制明也。戎照軍制明也。戎照軍制明也。

(六)易之戮。反其道而行之也。

(七)爲政。猶言爲主。

(八)殄。絕也。

(九)叔牂。即羊。

(三)合來奔。叔牂對答畢遂奔晉。

(三)植巡功。主植巡察功。

(三)睥。目也。

(三)鱗。首也。

(三)殄。絕也。

大腹也。(四)于思。多鬚貌。

左傳師慧過朝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
四十乘。與師筏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
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
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用惜哉觀
惡舉止言
笑彼蓋以
滑稽寄其
憤者也

韓范曰武
仲也欲自
逞其智故
於衆人之
中安拂作
態而不顧
順逆之序

【註釋】(一)餘盜謂司臣堵女父尉翽司齊等。(二)鄭人至于宋。鄭人以三子之交。皆為尉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請餘盜。(三)以馬二師樂師。後慧其名。以馬與樂師賂宋。(四)良司臣而逸之以司臣為賢而放之。(五)二人也三人指堵女父尉翽司齊。(六)私

小便也。

左傳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註釋】(一)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二年。(二)臧武仲魯大夫。(三)御叔魯御邑大夫。(四)焉用聖人智

也。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

左傳臧紇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

也假令仲於此時乘季氏之欲客因大夫之畢集召公鉏悼子殺長幼而禮殺然而立公鉏則季氏亦無如何是後來既可免出奔之事而萬世亦服此舉也

又曰妙論
附語

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又曰偏有
許多委曲
林堯叟曰
據此請後
故孔子以
爲要君
韓范曰餘
波淋漓
又曰臧孫
自知其無
可盟之實
而不知已
子季以可
盟之名矣
何其誦於
慮患耶當
日固浪得
智名耳反
自言智不
足誠哉是
言也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一五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註釋】

(一)公彌即公 (二)悼子紇也 (三)申豐季氏屬大夫 (四)及旅蘇圃禮畢而通行爲旅 (五)馬正

家司 (六)舍置也 旃助語詞焉也謂 (七)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 (八)疢音趁病也 (九)辟穿藏也 (一〇)藉

除借人除 (二)正夫勝正也 (三)甲從以甲士隨從也 (四)鹿門魯南城東門 (五)鑄國名 (六)蔡龜也古人以初爲卜

(一六)宗祧近祖廟爲宗遠祖廟爲祧 (一七)納請請爲先人立後 (一八)防臧孫 (一九)勳文仲宣叔之功勳 (二〇)盟首謂盟書之

孫臏曰事
絕奇後代
無此技亦
無此筆
韓范友曰
三子之意
俱在不言
之表作文
者俱存其
外合中並
一段光景
而已
又曰服人
以德必使
其心毫無
叛志然後
已若以勢
服人則取
其苟有辭
而已矣可
深求也此
王霸之所

（三）盟東門氏宣公十（三）盟叔孫氏成公十（三）孟椒獻子、孫（四）誰居居猶與

左傳張駱致師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出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駱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囊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遼啓疆帥師送陳，無字。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帥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遼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註釋】

（一）張駱輔躒二子皆晉大夫。（二）致師辨戰也。（三）射犬魏公孫。（四）不可與言不可與等也。

〔五〕部婁小阜也。〔六〕廣車兵車也。〔七〕乘車安車也。〔八〕胄兒也。〔九〕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也。〔一〇〕陳無

字齊使無字乞師於楚。至是楚人送之歸。〔二〕舒鳩楚屬國。吳召之。欲與共伐楚。〔三〕荒浦紆鳩地。〔四〕讓之讓實也。〔五〕遼子令尹遼子馮。

〔五〕無辭有庸彼無辭而我無庸矣。

左傳崔氏之滅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姜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縊復命於崔子。

孫綽曰敘
事深細節
節有情最
精而腴

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富國。

【註釋】

(一)寡 偏喪曰寡。

(二)以孤入 無父曰孤。以孤入蓋東郭偃妻以先夫之子自隨也。

(三)東郭偃

偃東郭姜之弟。

(四)宗邑 宗廟所在。

(五)夫子 指崔杼。

(六)盧蒲癸

慶封屬大夫。

(七)彼君之讐

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

(八)堞宮而守 堞短垣也。仲其衆居短垣內以守。

(九)辟諸大墓 辟開也。開先人家以藏之。

左傳慶氏之難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奔。後之。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子稚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

韓范曰以女而謀其父是天生之以報惡人也其女奇矣其計更奇

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夷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南人為。慶氏之馬善驚。土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僂至於魚里。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藁。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人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鷓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爲之殃天其殃之也天將聚而殲旃。

【註釋】

(一)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外政以什舍(二)內實寶物妻妾也(三)易內而飲酒慶封與

交易其內人而飲酒(四)故反三句慶封於世公顯以告賊得反子之即慶舍慶封臣事之子之以其女妻癸(五)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六)泊

音鑿肉(七)子稚子尾皆惠公孫(八)子家慶封字(九)子車齊大夫(十)佐子車子車名(十一)桓子文子之子

字(十二)得木于莊時慶封有此木積于六軌之道(十三)慶季卜之季慶封也爲無字卜母疾病(十四)慶嗣慶封之族(十五)當秋祭

(十六)悛志悛改節也(十七)子息即慶嗣(十八)戕舟發梁猶毀梁舟也(十九)盧蒲姜慶舍女(二十)尸祭戶

(二十一)上獻先獻(二十二)爲優爲優俳(二十三)樂高陳鮑樂子雅鮑須無鮑國(二十四)援廟桷而後死

夢屋棟組登皆祭器慶舍重傷猶能援太廟之桷動於屋簷言其多力也(二十五)慶繩即慶繩(二十六)稅服稅解也稅服解祭服也(二十七)于嶽嶽里名(二十八)展

莊叔魯大夫(二十九)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三十)茅鷓逸詩刺不敬(三十一)勾餘未也(三十二)朱方

吳邑

左傳陽生之立

韓范曰此
宋梁二武
之智也後
世諸王以
嫌疑死者
尚多况故
石乎然則
魏文猶賢
者也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夫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似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盡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來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註釋】

(一)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初齊景公疾。立子荼爲太子。公卒。公子嘉公子鈞公子黔奔衛。公子鉅公子陽生奔魯。至是陳僖子欲納。

生爲君。(二)南郭且于且于即齊公子錕。居魯南郭。謂之南郭且子。(三)萊門魯郭門也。(四)闕止闕止陽生家臣子我也。(五)壬也

王陽生子簡公。(六)子士之母養之隱子儋子家內。子士之母。儋子之妾。(七)饋者皆人饋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八)鮑子

鮑牧也。(九)差車鮑點點鮑牧之臣差車主車之官。(一〇)女忘一。擯子茶也。景公嘗街繩爲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一一)悼公即陽生。

(一二)胡姬景公妾也。(一三)賴齊邑。(一四)鬻婣茶之母。(一五)王甲江說王豹三子景公嬖臣。茶之嬖也。(一六)句寶

即句瀆。在今山東荷澤縣北。(一七)朱毛齊大犬。(一八)駘齊邑。(一九)及冒淳地名。

左傳白公之難

孫繼曰是
一白公傳
又曰白公
自好奇其
事乃節節
生奇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以上白公仇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以上楚召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

又曰此事
三奇告其
于奇子西
不信奇勝
又揚言奇
又曰當下
言奇辭不
動奇料其
不洩奇
韓范曰白
公志在報
讎與子胥
同也如舍
熊宜僚殊
有英雄氣
憤其疎而
淺不若子
胥之沈驚
耳

孫贖曰兩
節語奇絕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悅。以上白公仇子西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以上白公作亂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傲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

品論奇扮
狀貌又奇
又曰此論
比前更深
至更婉曲
有態又更
適勁有筆
力然非得
前論相接
發亦何以
見其神絕
鍾惺曰不
諱知而堅
不言甘受
奇

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也。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國人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頌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以上葉公靖難

【註釋】(一)子木即子建。(二)白楚邑。(三)勝怒遠矣。比子西為鄰人。言我之讎人。不遠在鄰。而近在子西矣。(四)第

用士之次第。(五)石乞侍之。(六)二卿士指子西。(七)豫章大木。(八)管修楚賢大夫。故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

(九)子閻平王子。(十)高府楚別。(十一)尹門為門尹。(十二)昭夫人王母。(十三)幾冀也。(十四)艾

安也。(十五)二子指子西。(十六)微匿也。(十七)長者指白。(十八)王孫燕燕勝弟。頌黃吳地。。(十九)兼二事兼掌

司馬二事。(二十)甯子西。(二十一)寬子期。

史

司馬遷滑稽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劉長翁曰滑稽者至鄙誕乃直從六藝莊諛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

凌煙降曰按楚世家伍舉諷諫莊王亦同此語又曰按分三段看初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中以穰田喻以穰黃金數句結之終以

國且危亡。在於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

飲酒嘯以
罷長夜之
飲一句結
之總以談
言微中可
以解紛時
意思
楊慎曰東
坡云淳于
髡言一斗
亦醉至於
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
幾於動矣
而何謂之
有以互觀
之蓋有微
意以多方
之充當知
飲酒之非
我觀變識
妄而平生
之嗜亦少
矣矣是以
託於放蕩
之言而能
已荒主長
夜之飲世
未有窺其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帶鞶鞶。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隨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

趙者
凌雅隆曰
按史通云
優孟在魯
秋時淳于
髡在戰國
齊威王時
史謂後百
餘年誤矣

優孟有丁
即今優人
妝醜狀貌
令醜類感
勸莊王以
莊王見其
滄然以孟
因得而諷
諷以謂相
諷以謂相
欲歸與婦
計之與婦
涉於妾皆

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
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
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
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榿。楓。豫。章。爲。題。湊。發。中。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
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
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
葬。之。以。壘。竈。爲。椁。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
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
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
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
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
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
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
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

余有曰
燥呂氏
秋史自
別傳未
實也必
凌此隆
凌天置
酒欲大
段一死
固其欲
本歸城
爲笑言
於大笑
句上道
微百談
意也二
文耳特
徐宣王
高行好
盼子魚
所獸以
鳥不魚
無不豎
感矣彼
而王德
濟與今
河濟洗
同溢民
流離無
以拯之
精舉約
三

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羈。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
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
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
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
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
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
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
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
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
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
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
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

續成漢書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給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劉知幾曰 朔傳委曲 煩碎不類 諸篇且不 流其亡歿 歲時及子 孫繼嗣正 與司馬遷 揚雄傳相 類尋其傳 體必朔之 曰教也

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四。蓋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六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晡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

凌雅降曰
按得愛幸
與上未得
省見稍得
親近順

又曰初建
元以上敘
其滑稽以
下敘其直
諫

茅坤曰丞
相御史不
以諫諍而
顯微循

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

頁衣及投宿諸宮以導之悲夫凌稚隆曰按自初建元三年至此歷敘上徽行南山上林苑事爲朝諫起案茅坤曰文古而議正唐順之曰入事處脫洒不爲事使

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買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鰱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取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凌雅隆曰
故務苑園
三句總結
上三段以
下則歷引
古之作無
益者以戒
之
又曰以觀
天變應上
天不爲變
與天爲之
變句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太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園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降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之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

又曰敘董
偃事可當
偃一小傳

盧舜治曰
爰叔得武
帝上林南

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稱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盜兒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

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怒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七。傅七。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味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

稷隆曰
按自初帝
姑至此歷
敘董偃事
詳密總爲
朔辟戟前
諫起案
茅坤曰言
多偶儻而
慷慨故武
帝不能不
聽

稷隆曰
是後公主
二句結上
文作假斷
案

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霜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

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縑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纊。宮人簪瑋。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諛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皇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

又曰朔此
對亦恢諧
正其放弄
公卿虛
又曰朔之
進對句總
結上文

贛使外國。顏闕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
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
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
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
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
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
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
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齧齒。牙樹頰。咳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胛。
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三五。臣朔雖不肖。尙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
也。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
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至朔嘗至
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二六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
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
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又曰彼一時也二句
一篇綱領
下文夫秦一段是言
彼時今則不然一段
是言此時
而夫天地一段則言
進取之難
明其所以
不遇也

又曰時異
事異句收

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
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
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
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蘇秦張儀
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
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
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
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
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
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耶乎故曰時異

拾上文與
彼一時也

二句相喚

應安可不

務修身一

句打轉議

論亦正

事異。以上言天下太平
有才亦無所用之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

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

怠也。辟若鷺鴒二七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

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

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以上言無論見用與
否總宜好學修身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三八黈纁充耳。所以塞

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

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

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

何疑於我哉。以上言人言不足畏
解尚有遺行一句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

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又曰遇其

時即彼一時之時
時之時
閱以下文
遷注作朔
自謙意以
上文觀之
當是朔譏
客之言

又曰談何
容易一句
作柱下復
三用段段
鎖結
又曰首提
談有悖於
目二段爲
綱
又曰龍逢

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不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生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身。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

比干二人
是上所謂
惻目拂耳
謬心而使
身也
又曰飛廉
惡來二人
是上所謂
悅目順耳
快心而毀
行也
又曰志士
仁人結上
飛廉惡來
意
又曰養壽
命之十一
段申結上
龍運比干
意
又曰此下
言士貴遇
注因舉接
輿箕子之
不遇與太
公伊尹之
遇湯文者
並言之
茅澤曰誰

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詔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隤。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

遺世以全身即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本意又曰此篇是寓言從韓非說難變化來以談何容易一句爲主見君子忠言儻論惟明王聖主新能聽之不然而免放戮之禍者幾希矣反覆千餘言俱不出此意

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繇繇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

茅坤曰此篇
第一孝一
方孝一
東方一
文辭一
馬相一
志相一
然有言
八極一
去公孫
以好為
諸君一
薄借哉
何范新
班作漢
書激稱
如其方
詠謂之
詠謂之
此體不
之體不
黃震曰
同也然
雄也然

善其餘有封泰山賁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
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
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
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
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
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
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
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註釋】

(一)厭次 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陽信縣。 (二)子路之言 可使有 (三)尾生 古之信士。嘗與女子期于

去。抱梁 柱而死。 (四)射覆 置物於覆器之下。令人闇射之。 (五)孟孟 孟本 (六)窶數 器名。狀如環鉤。戴

者曰 者曰 (八)狢 音銀 (九)平陽侯 尊號。故武帝假稱之。時見 (一〇)鄂 故城在今陝西

(一)長信宮 太后之宮。 (二)印 古印字。 (三)蠲 同蠶。古 (四)泰階六符 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

(五)主傅 主之傅。 (六)小遺 小便也。 (七)幘 音責。帽 (八)蟻 音域。古謂短狐。相

(九)伯姬 宋恭

嘗有一主於語
非徒其起却
董偃諫對
上林苑道
化民有言
三事如矢
儒論一矢
斯直議時
文墨孰論
一髮者乎

出而死。(一) 豎貂易牙 皆齊桓公嬖臣。公病。二人謀作亂。
(二) 慶父 齊莊公之弟。公薨。慶父殺公之子而謀作亂。
(三) 續向。 蜀

音計。雞籠之屬。(三) 甲乙帳 帳多。以甲乙第之。
(四) 遺蛇 猶送也。
(五) 偶旅 曲躬貌。
(六) 啁 與啁同。
(七) 鵠 顏色也。

鳴。雀屬。飛則鳴。行則搖。(三) 葑穢 穢也。古之製制。以黃綿大如丸。懸于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也。
(五) 莛 莛也。草。
(三) 愉愉 顏色也。
响

响。言語順也。
(三) 上容 以容身避害為上也。
(三) 柱下 老子為周柱下史。

班固楊惲傳

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

凌稚隆曰
高昌侯以
下是長樂
告憚之書
凡六節並
曉味語文
法極頓挫

母無子。財在數百萬。死皆予憚。憚盡分復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憚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卽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祀。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窠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憚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憚上觀西閣。上蠶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

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憐九憐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憐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憐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憐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憐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憐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憐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詆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憐長樂爲庶人。憐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憐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常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憐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一五晦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書錄氣勢上又憐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憐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憐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憐素

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富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一七}淮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憚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註釋】(一)山郎 謂以財貨爲郎也。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名。(二)移病 移書稱病也。(三)沐 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四)移長度 財用 長度。一長年之調度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存于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不更取於郎也。(五)肆宗廟 肆宗廟威儀

之事。(六)稔 音婦。束也。(七)照脛 貌。(八)殞 音嘆。腐臭也。(九)夏侯君所言 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

(一〇)河東 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今山西夏縣北。(一一)定國 字定國。(一二)左驗 左識也。(一三)戶將 官名。主戶衛。(一四)詆

音妖。巧。(一五)睭 乙紫切。目閉也。(一六)杜侯 杜延年。侯。酒泉縣。在今甘肅。

班固胡建傳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

何其俊曰
胡建傳其
事亦甚俊
偉不知史
記何故不

爲之立傳
傳中言孝
武天漢中
爲軍正丞
或者是太
史公得罪
以後事也
茅坤曰胡
建持附中
韓之學與
楊王孫相
反者大略
本鄧都輩
來
何孟春曰
武帝天資
剛嚴聞臣
下殺人
不惟不罪且
褒稱之觀
此詔可慨
見己異日
李廣斬綰
醜醉尉而
上報曰報
急除害朕

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味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以上斬監軍御史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

之所圖於將軍也亦是此意

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為渭城今寃死

【註釋】

(一)河東四名。故城在今山西夏縣北。

(二)賈區賈物之區也。

(三)堂皇至無四壁。

(四)李法臧官名。一曰兵書之法。

又曰。李者法官之稱。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

(五)一千石漢制內自九卿郎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

(六)渭城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班固蓋寬饒傳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難復留共更一

凌稚隆曰
寬饒爲人
一段一揚
一抑川二
悲字轉換
得妙
又曰剛直
二字是一
篇骨子

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茅坤曰孔子惡次公有之矣又曰先插入王生子書而復敘寬饒上書之故一與書詞相合此敘事之妙
 真德秀曰此蓋以危行言譴望寬饒也然則宜帝之時可知矣
 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胡寅曰寬饒之死坐怨謗與曰宣帝加之之詞也坐求禪與曰人臣非喪心安敢請天下於君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益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護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警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

設然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方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寬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者散宣帝之爲人是以殺之

凌稚隆曰質直二字是一篇骨子

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不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註釋】

(一)蓋公蓋反。(二)魏郡漢置魏寧台都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南。(三)左遷降職也古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四)禪衣外服也。(五)傳舍驛站所設之房舍以使人休息者。(六)遽氏薄伯玉也。(七)訾與贊同。(八)金張朝也。

班固孫寶傳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訕。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

爲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尙。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

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卻，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日闔閭一五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穉季而譴它事，衆口譴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鋸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卽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却。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一六舛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迺

內附太后而以固爭於帝亦賢矣

黃震曰孫寶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誣誦賊莽功德時從容折難可謂
疏寒松柏
呂祖謙曰
使平帝之
廷臣皆如
探寶則漢
何自而亡

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尙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讚。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司空隸寶奏。故尙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尙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_下。駕郡上黃龍遊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

三公卽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註釋】

(一) 穎川

今河南禹縣。

(二) 鄆陵

今河南鄆陵縣。

(三) 除舍

除謂修飾掃除也。

(四) 侍

音維。待也。儲。侍謂儲物以待用也。

(五) 鴻嘉

成帝年號。

(六) 廣漢

漢郡名。故城在今四川廣漢縣。

(七) 益州

統漢中廣漢巴蜀益州犍爲越嶲等州。今四川雲貴三省地。

(八) 渠率

同渠帥。

(九) 冀州

統魏地。鉅鹿常山清河郡。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國。今河北山西二者及河南黃河以北遼寧遼河以西之地。

王立爲江

湯侯。

(二) 南郡

今湖北江陵縣。

(三) 度

猶投也。

(三) 曲陽

今安徽壽縣。

(四) 霸陵

(二) 擗缺

挑發也。適它厓切。缺音決。

(七) 越騫郡

故城在今四川西昌縣。

(八) 諸

今山東諸城縣。

(五) 閣

斑固陳遵傳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

凌椎降口
控選不過
沈酒自縱
耳亡若朱
家輩振人
不賸而陰
脫人於死
也概名曰
俠恐其其
論
盛嘗治曰
陳遵非游

俠也乃酒 俠解首尾 自照應 唐順之曰 始終與張 疎相形並 毅 凌雅隆曰 篇中並敘 兩人操行 總不出限 儉自守放 縱不拘二 句 茅坤曰以 擊華動中 外如此 又曰適簡 齊客飲酒

遵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酒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柳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寤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儿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

盛筵治日
張疎亦至
丹陽太守
一句贊前
後賑濟
陳仁子曰
此歲本不
足爲諫無
可取者然
其曰處高
陸深動常
近危亦見
爲警陳遵
喜之特以
遠挾其旨
酒之好日

觀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官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請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重礙。爲窶所羈。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

至以張竦之自約鑒請遵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如竦之論為正猶足自勵也
 凌雅隆曰此一段類太史公敘李廣程不識文法
 呂祖謙曰張竦作奏以媚王莽而避區區於末節所謂放飯流飲而問無齒缺也然其答陳遵之言實後進之藥石與馬伏波同功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為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嫻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誑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註釋】(一)杜陵今陝西咸陽縣。(二)負進謂負欠博莽所進之財也。(三)太原今山西太原原縣。(四)君寧遂妻名。(五)

元平昭帝年號。(六)適若讀適。擯其逆惡也。(七)郁夷今陝西隴縣。(八)扶風漢郡名。為三輔之一。在今陝西咸陽縣東。(九)槐里

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十里。(一〇)河南今河南洛陽縣。(一一)荊州今兩湖廣西地。(一二)湛同耽。潤也。潤有。(一三)鞞音弗

之組。(一四)九江今安徽壽縣。(一五)河內今河南武陟縣。(一六)丹陽今安徽宣縣。(一七)纒音專。繩也。(一八)重音專。懸也。

(一九)雲音備。井以碑為雲者。輻也。(二〇)鷓夷音雷。羊羸也。古盛酒器。(二一)池陽今陝西涇陽縣西北。(二二)朔方地名。漢武帝

兼置朔方縣。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南地。立朔方郡。即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也

百家

莊周齊物論

莊周戰國時宋國蒙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于學無所不窺。楚威王聞其賢欲以爲相辭不就。又嘗隱居南華山妻死鼓盆而歌。其所著書本于老子大率皆寓言。名曰莊子亦名南華經。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註釋】

(一) 齊物論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

(二) 栩栩

折暢貌。

(三) 自喻適志與

喻。快也。自快適

其志。與音餘。

(四) 蘧蘧

驚動之貌。

(五) 不知

至物。

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齊物極境。

莊周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

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此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

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註釋】(一)養生主 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擾。其殆甚也。(二)緣督以爲經 緣順督中。常也。人身惟脊居。督脈並脊而上。(三)庖丁 人名。(四)文惠君 即梁惠止也。事過思留。其殆甚也。(五)解 割也。(六)踦 與倚通。接也。(七)善 相離聲。皮骨相離聲。(八)騞 音雲。刀解物聲。(九)桑林之舞 桑林湯樂名。樂名。(十)經首之會 經首咸池樂章也。即(十一)官 五官之官能。(十二)天理 天然之勝理也。(十三)卻 音隙也。(十四)窾 音款。空也。(十五)技經肯綮 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肯。骨著骨。肉。綮。猶結處也。綮首啓。(十六)軻 音孤。軻。結骨。(十七)族庖也。(十八)斲 磨石也。(十九)節 骨節。(二十)族 交錯聚結之處。(二十一)謗 與礫同。所脫貌。(二十二)躊躇滿志 逸足容謀。自志之貌。(二十三)善 猶拭也。

(二十四)公文軒 公文姓。軒名。宋人。右師。官名。(二十五)介也 介一足。(二十六)獨也 獨一足。(二十七)人貌有與 同爲兩足。(二十八)不斲畜乎樊鳥 斲同剔。猶言不斲。期而遇樊籠也。(二十九)神雖王不善也 王。子况反。音旺。長也。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喻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養。(三十)老聃死 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爲說。(三十一)秦失 失音逸。(三十二)吾以兩句 謂真人不死。死非真人。(三十三)是遁天二句 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篇。受者受其成形。(三十四)遁天子刑 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爲天子刑。子爲天刑之則知天刑是贊語。(三十五)適來 玉縣解 縣音玄。帝。天也。來去謂生死。德充符注亦云。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天之縣解也。言天子已死。吾又何哀。(三十六)指窮於爲薪 以指析木爲薪。薪有窮時。(三十七)火傳 薪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也。

莊周大宗師

古文四象 卷二

五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五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八其心閒而無事跣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

鄒大治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註釋】

【一】大宗師 本篇云。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之也。又云。言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 【二】孰能五句 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爲

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死居最後。故以死爲尻。死生離異。同乎一體。能追斯趨。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 【三】拘拘 體拘攣也。 【四】

曲僂發背 僂。曲也。發。背骨發露也。 【五】上有五管 五藏之管向上。 【六】齊 同臍。 【七】句贅指天 句。贅。項椎。其形似贅。言其

上向。 【八】診 同戾。陸亂也。 【九】心間無事 不以病攪心。 【一〇】跣 音進。不履也。 【一一】浸 漸也。 【一二】時 假設也。 【一三】時

夜 司夜也。 【一四】鴉炙 鴉。鳥食也。 【一五】叱避 叱。令走避也。恆。驚也。无恆化。勿驚將化之人也。 【一六】適 往也。 【一七】

翹 同音。 【一八】近 迫也。 【一九】大冶 鑄金匠。 【二〇】成然 懸解之貌。

非周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

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壘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天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不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殉身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莢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并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是得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註釋】

〔一〕駢拇三句

駢併也。駢拇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也。枝指。手有六指也。生而有之。故曰出乎性。後過也。德之言得也。所得比人為過。

〔二〕附

贅三句

形既成而後附。故曰出乎形。然過於自然之性。

〔三〕多方三句

方。道術也。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為人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之

本然

〔四〕駢於明。離朱是已

言自離朱諸人始也。辨形謂之離。兩已相背謂之離。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

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

〔六〕曾史

言參史。

〔七〕堅白異同

戰國時公孫龍者守白論行于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辨

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合眾異而為同。故謂之異同。

〔八〕敝跬譽

敝謂勞敝也。跬三尺也。一時之近譽也。

餘。〔九〕蒿目

蒿細弱陰潤。最易棲塵。蒿目謂眯目塵中而望視之也。

〔二〕饗

猶謹語也。

〔三〕响俞

猶煦嫗。假仁義也。

誘然皆生

誘然若有導以生者。

〔五〕古今二句

古今無二理也。

〔六〕連連

相續貌。

〔七〕莢

又作策。善簡也。

〔八〕臧

善也。

〔二〕俞兒

古之善識味人也。

莊周馬蹄

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

羣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茨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蠅夫埴木之性豈欲中矩鈞蠅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美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覽蹇爲仁蹠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

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矐扁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盜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天下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擗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

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燻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事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燻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奠惴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五種之民而悅夫役^五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五惇惇之意^五惇惇已亂天下矣。

【註釋】

（一）祛篋開箱也。音祛。慙。（二）攝結也。緘膝皆繩也。（三）肩鑄鑄也。音荆。（四）耒耨耨也。音缺。（五）耨耨也。音荆。

即擊與（五）屋三夫爲（六）州閭古戶籍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七）田成子齊大夫。即陳恆。

（八）十一世自田常至王建十世。又上合桓子無字釐子乞爲十二世。田氏在桓子時已大。故合言十二世。（九）龍逢紂之賢臣。紂所斬。（十）比干紂之諸父。紂無道。

比干屢諫。嬰紂之怒而剖其心。（十一）萇弘周敬王大夫。晉范中行之難。萇弘與焉。後晉人。暹周殺之。（十二）脆裂也。（十三）子胥即伍員。楚國人。後逃吳。吳王

王差。諫吳許越成。吳王怒。沈子胥於江。（十四）靡爛爛之於。（十五）脣竭言反舉其脣以向上。（十六）魯酒薄旬楚會諸侯。魯與趙均獻酒於楚。趙酒厚而魯酒薄。

楚之酒吏因求酒於趙。趙不與。吏遂以趙之厚酒易魯之薄酒奏楚王。楚王街趙。乃舉兵圍邯鄲。（十七）掇擊也。（十八）盜跖古大盜名。由柳下季之弟。（十九）鈎腰帶鈎。

（二十）逐隨也。（二十一）軒冕本卿大夫之車名。後爲貴顯者之通稱。（二十二）斧鉞即刀斧古殺人之具也。（二十三）擗與擗同。（二十四）掇與掇同。

（二十五）擢拔也。（二十六）鑠絕燒斷之也。（二十七）離朱即離婁。古之明目者。（二十八）擗折也。（二十九）工倕古之巧者。（三十）曾史曾參史也。

（三十一）楊墨楊朱墨也。（三十二）鑠消壞也。（三十三）累憂患也。（三十四）燭百藥也。火光消也。（三十五）結繩古時以結繩爲紀事。大事大結。小事小結。

（三十六）贏音盈。贏也。（三十七）畢弋兔網曰畢。繳射曰弋。（三十八）機弩牙也。（三十九）魯苟音魯。皆魯也。（四十）削格所以施羅網也。

（四十一）羅音落。與絡通。（四十二）置罟音差浮。皆所捕兔也。（四十三）頡滑音亂。頡也。（四十四）堅白言堅執其說。戰國時公孫龍善爲此說。（四十五）

解垢詭曲之說。（四十六）同異謂今衆異以爲同也。公孫龍亦善此說。（四十七）每每猶昏昏也。（四十八）惴惴無足之貌。（四十九）省翹翹飛也。

（五十）

(五)種種音整貌。(五)役役鬼貽貌。(五)啍啍讀如諄誨之貌。

莊周天地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詔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考。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惡其似己也。

【註釋】(一)肖以也。不肖。不相似也。(二)道順也。諛猶諂也。(三)怫音佛。怫然忿貌。(四)合譬廣合譬也。飾辭

令也。(五)徒衆也。(六)祈嚮謂之祈嚮。嚮而求遠。(七)里耳里巷俗人之耳。(八)折揚皇琴背古歌曲名。琴首花。

(九)嗑音盍。笑聲。(二)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言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三)推推廣也。(四)比與也。(五)厲瀨也。

(二六)汲汲忙忙也。

莊周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

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註釋】

(一) 輪扁

斲輪名

(二) 斲

音琢。斫也。削也。

(三) 糟魄

糟。爛也。魄。糟魄與糟粕同。酒滓也。喻廢棄之物。

(四) 甘

緩也。

(五) 疾

急也。數術也。

(六) 數

數術也。

(七) 斲

斲也。

(八) 鵠

鳥也。

(九) 濡

莊周天運

孔子謂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邱得之矣。烏鵠。濡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邱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邱得之。

矣。

【註釋】(一)孰同熟(二)奸犯也(三)鈞用鈞取而用之也(四)鵬音倪。同鶴。水鳥也。博物志曰。鵠雌雄相視則孕。(五)

眸子不運眸音牟。目瞳子也。定睛注視也。(六)風化風謂雌雄相誘也。化者感而成孕也。(七)類獸名。其狀似狸而有毛。自爲牝牡。食之不妒。(八)

鳥鵠孺孺。字乳。鵠而生。(九)魚傅沫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三)細要者化要通腰。穉蜂細腰者。取桑蟲視之。使似己子。

莊周秋水

夔憐^一蚘^三憐^三蛇。蛇憐^三風。風憐^三目。目憐^三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四踔^四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勸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勸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釋】(一)夔音遂。舊說木石之怪。如一足。(二)憐愛尚之(三)蚘馬蠃也。多足。俗稱香油虫。亦名百足虫。(四)踔踔。踔如趁。踔如趁。

切。且行。且却也。〔五〕蓬蓬。氣盛貌。〔六〕鱣。獸也。〔七〕蜚。同飛。

莊周至樂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釋】〔一〕柳。柳字之轉。借字。〔二〕蹙蹙。貌。動。

莊周徐無鬼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牽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日。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

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註釋】

(一) 暖姝 暖柔貌。姝好貌。(二) 濡需 謂綸安須也。(三) 卷婁 猶拘攣也。(四) 說 古悅字。(五) 疏鬣

疏長之毛也。

(六) 奎蹄 大蹄也。(七) 曲隈 深曲隱蔽之處。(八) 鼓臂 動手也。(九) 羶 詩焉切。羊臭也。(一〇) 鄧 邑名。(一一) 童

土 無草木之土地也。(一二) 不比 不與親近也。不與親近。則人亦不以爲利而就之。

莊周則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口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入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註釋】

(一) 魏瑩 即魏惠王。

(二) 田侯牟 齊威王。

(三) 犀首 魏官名。公孫衍爲之。

(四) 忌 即田忌。

(五) 季子

魏臣

(六) 仞 七尺曰仞。

(七) 胥靡 徒役人也。

(八) 華子 亦魏臣。

(九) 戴晉人 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魏王。

(一〇) 蝸 音瓜。

牛螺

(一) 通達 人人所及之處。

(二) 愴然 惘然也。

(三) 嗃 許交反。管聲也。

(四) 映 音血。又呼悅反。風過聲。

莊周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水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絪。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

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八螭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九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三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鈞^{一五}巨緇^{一六}。五十犗^{一六}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一七}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一八}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鮓^{二五}鮒^{二五}。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於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

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顛。難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邱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邱。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師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夢。見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鵠。去小知而大知。

明去著而自然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閫。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鉞鐔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翳賊可以休老。甯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

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註釋】

〔一〕惡來。商紂之臣。有大力。

〔二〕伍員流江。伍員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爲鴟夷之形。盛其屍。浮之江水。

〔三〕萇。殷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

〔四〕絃。百駭也。

〔五〕葛。引死蜀。葛弘放歸蜀。自恨忠而被謫。刳腸而死。

〔六〕蜀人以廣盛其血。三年化爲碧玉。

〔七〕孝已。殷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

〔八〕絃。百駭也。

〔九〕水中有火也。謂雷。

〔一〇〕兩陷無所逃。人有甚憂者。利害是也。害固害。

〔一一〕隗。晉閔也。乍慰乍警。沈乍屯也。

〔一二〕焚和。焚其心中太和之氣也。

〔一三〕不勝火也。豈能勝此火乎。

〔一四〕績。音類。

〔一五〕監河侯。一作魏文侯。

〔一六〕不勝火也。人心之清明。譬猶月也。

〔一七〕任。國名。

〔一八〕巨。大黑綿也。

〔一九〕糖。糖牛也。

〔二〇〕錡。猶陷也。

〔二一〕憚赫。憚威也。

〔二二〕腊。音昔。乾肉也。

〔二三〕制河。制漸江。

〔二四〕厭。飽食也。

〔二五〕輗才。小才也。

〔二六〕竿累。綸累也。

〔二七〕鮓鮓。小魚也。

〔二八〕干縣令。干。求也。縣。高令也。令。令聞也。

〔毛〕臚傳上傳語吉。〔六〕東方作矣言日出也。〔元〕接撮也。〔三〕壓音乙。一指按也。顯。〔三〕修

趨下修上。上身長也。趨趨俗字。趨下下身短也。〔三〕末僂肩背僂也。耳後耳卻後也。〔三〕躬矜矜持之行。〔四〕容知智慧。

〔三〕鰲音敖。不首敖也。〔三〕抑固窶邪抑子胸中固無蓄備而為窶人。窶局羽切。貧陋也。〔毛〕亡其略弗及耶亡其猶言無

詞。言無亦子智。〔元〕隱私也。〔元〕反无非二句反於物性。無不傷損。皆非正法。〔四〕躊躇從容。載略弗及此耶。〔元〕隱私也。〔元〕反无非二句反於物性。無不傷損。皆非正法。〔四〕躊躇從容。載略弗及此耶。

滿也。〔四〕宋元君即元公。名佐平公子。〔四〕阿門阿屋曲。宰路淵名。龜所居。〔五〕七十二鑽无遺每占必鑽龜。凡七十二次。皆驗。

〔四〕鵝鵝音啼胡。水鳥也。能踏水取魚。〔四〕石石本又作碩。石碩字古通用。〔四〕夫地四句塾古店。

〔五〕火馳猶言火速。火急也。〔五〕波動也。〔五〕顛辛臭之。〔五〕珍音珍。止。〔五〕殷正也。〔五〕降降止。〔五〕閔空曠。

也。〔五〕心無二二句六鑿六根之繫性者也。無間適處。則六根用事而養性。〔五〕大林二句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

大林丘山之曠。而喜以為善者。亦由平日次追狹。禍明不勝故也。〔五〕德溢至。衆宜德所以洋溢。名爲之也。名所以洋溢。表暴以成之。

猶獨也。有守而後獨立不懼。官之設事。必衆皆宜之而後果行。〔六〕銚鐔銚音遙。田器。鐔同鐔。除草也。〔六〕到植到古倒字。勸拔草木

城城首滅。本作城。案也。廢也。謂以兩手按城摩目背。此蓋養生之術。可以沐浴老容。〔六〕賊同駭。〔六〕演門宋城門。〔六〕毀毀瘠也。居喪之

〔六〕紀他至。踏河踐古踏字。蹇水名。他恐及已。與弟子踏蹇水旁。諸侯聞之。重。〔六〕莖本作莖。魚符也。

〔六〕蹄兔習也。係其蹄。故曰蹄。

〔六〕蹄兔習也。係其蹄。故曰蹄。

〔六〕蹄兔習也。係其蹄。故曰蹄。

莊周列御寇

列御武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焉，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註釋】

(一) 奚方

方道也。

(二) 十餐

餐讀曰漿，亦作漿。十餐十家並賣漿也。

(三) 饋

遺也。

(四) 形謀成光

謀徒協反，使辟也。

形譎成光。舉動謂重德冠過。輕乎貴老於老人也。（六）整其所患子兮反。亂也。一說整與齋同。猶致也。言將以已所患者亂之也。

下所謂「事効功」即所患也。（七）善哉觀乎善其觀察。（八）汝處人將保汝保附也。言汝且處乎。（九）敦

杖敦也。（一〇）賓者謂通賓客之人。（一一）跣音銑。不著屨以足踏地也。（一二）藥藥石之言也。（一三）感豫出異先物施惠。豫出以感人。是白異也。

也。（一四）本才即本質也。（一五）莫覺一旬孰審也。言既覺悟。又何人相與審詳乎。

荀卿榮辱篇

荀卿名况。戰國時趙人。時人相尊稱為荀卿。漢人或稱為孫卿。年五十始

遊學于齊。三為祭酒。齊人讒之。乃離齊游秦。晤秦相應侯。又游趙。議

兵孝成王前。後游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遂死蘭陵。著有荀子三十

二篇。其學以孔丘為標準。倡性惡說。主張禮治。韓非李斯皆其弟子。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

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

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

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

匠。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

然者也。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
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
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
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
小。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
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吽吽而嚙。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
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糞糟糠之爲睹。
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瞠然視之曰。此何
怪也。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
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
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
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
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鉛之重之。則夫寒者俄且通也。陋者
俄且憫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

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註釋】(一)膚理肌膚之文理也。(二)養與養同。(三)注錯與措置同意。注意錯履也。(四)變故患難事也。(五)開

內內同納。開小人之內心而內善道也。(六)隅積隅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貫通者也。(七)哻目聲。哻哻嚙。嚙嚙也。(八)鄉音向。鄉鄉趨飲食貌。(九)芻

象牛羊曰芻。大豕曰豮。(一〇)粲然精潔貌。(一一)瞞音血。瞞然驚視貌。(一二)賺同賺。厭也。(一三)藩飾藩蔽文飾也。(一四)幾直夫

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紂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爲豈。古豈字。(一五)靡順也。儇音翾。疾也。猶言敏之急之。(一六)鉛與沿同。循也。重

重申之。(一七)儻讀若限。武貌。美也。猛也。雅也。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斂。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鶻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

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鬢。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有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

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註釋】

(一)毛穎 謂筆也。假借作人名。

(二)中山 唐宣州中山也。宣州今安徽宣城縣。產名筆。

(三)眎 同視。兔目明眎。

(四)卯 卯於

神爲兔。(五)十一神 謂子丑寅卯之類。

(六)吐生 古說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七)讎 力侯切。死子也。

(八)姁娥 昇請不死之藥於西十母。姁娥竊

之以奔月。姁娥弄妻也。

蟾蜍 月中蝦蟆。

(九)媿 以遠。狡兔也。

(十)韓盧 戰策。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逐東郭媿

於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

(二)宋鵠 宋之疾犬也。

(三)蒙恬 人名。始製筆。

(四)跖 足趾也。

(五)髦 毛中長毛。

(六)管城 今河南

今河南

(七)上親兩

句 泰始皇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以衡石量。晝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衡石者。權其輕重也。

(七)陳玄 謂墨也。

(八)陶泓 謂硯也。

(九)楮先生

謂紙也。

韓愈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張牛繫輓。

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唬。若歛。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溼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閒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知。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

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註釋】(一)元和憲宗年號。(二)奴星公之奴名星。(三)輿棖較而行之曰輿。輿言張。食米也。。(四)曠百曠。引。(五)

歎勿切。憂音憂。氣。嘍音憂。氣。嚶音憂。氣。不與否。矯亢剛直。琬琰音宛矣。琬圭以治。

韓愈鄭羣墓誌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以上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

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官卒葬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以上性情治行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誦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

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上妻子銘曰：再鳴以文進塗關。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立宅。

【註釋】(一)襄城今河南襄城縣。(二)晉州今山西臨汾縣。(三)彭州任今四川。(四)

鄂今湖北武昌縣。(五)鄠今陝西鄠縣。(六)岳陽今湖南岳陽縣。(七)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八)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陽縣。(九)復州今湖北沔陽縣。(一〇)衢州今浙江衢縣。(一一)揚州今江蘇江都縣。(一二)鄭州今河南鄭州。(一三)翁翁徽盛。

(一四)蘭陵今山東嶧縣。(一五)再鳴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一六)三府謂鄠岳江陵襄府。(一七)甲子一終言春秋六十也。(一八)立

宅猶言支都。神仙所居之處。

韓愈王適墓誌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輒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如不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踏

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詰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鈞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田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及家世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麤若告身。

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取婦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

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挂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註釋】

(一) 戾契 扭轉曰戾。契本作輿。多節目也。

(二) 四科 肅宗元和元年。凡士博通墳典。募入教化科。才識

兼茂。募入體用科。通於吏理。募入從政科。軍謀

宏遠。募入 (三) 直言 元和初。舉賢良方

(四) 李將軍 李惟簡

(五) 張甚 張大自侈

(六) 鳳翔 元和

維簡為鳳翔

(七) 閩鄉 今河南團鄉

(八) 洪州 今江西南

武寧 今江西武

(九) 蘇州 今江蘇

崑山

今江蘇崑

(二〇) 上谷 郡名。候陽處士名高。

(二一) 阿衡 商官名。伊

(二二) 告身 唐制。凡奏補判官。

(三) 永城 今河南永

城縣。

(四) 不祛 不舉也。

韓愈石鼎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

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兒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卽綴其下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卽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忘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卽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旣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

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鑿鑿。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韓愈序。

【註釋】

(一) 結讀曰

(二) 啞然

笑聲。啞。夜加切。

(三) 菌蠢

不伸貌。

(四) 彭亨

大腹也。

(五) 侵

陵也。迫也。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清仁宗批
云官必有
貳古制也
猶左右手
然左右手
皆從其心
人果皆以
國事為心
則正必無
嫌其貳貳

必無狙其
正者雖十
百人同一
事猶若耳
目口鼻手
足之共處
一身無一
可簡也唯
各心其心
則雖兩人
亦不可共
事爲武者
非侵官即
曠官爲正
者非諉事
即擅事矣
然而實成

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
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
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
迹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壤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
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漑漑循除鳴斯
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記

【註釋】(一)藍田今陝西藍田縣(二)貳副也(三)鉗束也(四)雁鷺行行如雁鷺之舒而不疾鷺野鴨也(五)

睨邪視也(六)諺數慢數頻也諺語頻數以丞爲慢人之語(七)訾警訾毀也(八)博陵今河北定縣(九)泓涵演迤如水

深迴曲(一〇)貞元德宗年號(一一)喟庫位切(一二)噤口閉不言也(一三)枿音藥代木餘也此作除去解(一四)除塔也(一五)哦吟也

崖岸借喻高傲言姑爲順俗隨圓也(一六)墁牆壁之飾(一七)漑音穢水聲(一八)除塔也(一九)哦吟也

韓愈送李愿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
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截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

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註釋】

〔一〕太行

山連亘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山以百數。隨地異名。實皆古太行也。

〔二〕盤谷

在今河南濟源縣。

〔三〕藜

同藜。

〔四〕宅

處也。

〔五〕趨超

行不進也。趨七思切。超七余切。

〔六〕嘖嘖

欲言而又止也。

〔七〕窈

音杳。深遠也。舒貌。

〔八〕徜徉

音常羊。遊蕩也。

韓愈答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

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註釋】

(一)信陵君為侯生執轡

事見前魏公十列傳。

(二)進士明經

唐時科名。

(三)三熏之

熏與薰通。以香塗身也。密使人請管仲於魯。管仲仲以與齊。比至。三疊三浴之。小白親迎之郊。與之坐而問焉。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

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註釋】

(一) 僂

音六。辱也。時子厚貶爲永州司馬。

(二) 是州

指永州。在今湖南零陵縣。

(三) 惴慄

惴慄。貌。

(四) 隙

詞隙。間暇。空隙也。

(五) 施施

讀若曳。徐行貌。

(六) 西亭

在縣城內東山法華寺中。

(七) 湘江

湖南大川也。

(八) 染谿

一名冉谿。在零陵縣西南。

音吠。草深多也。

(二) 岬

虛加切。谷中空貌。

(二) 垓

音迤。小阜也。

(二) 培塿

培塿。刀切。塿音蕪。小山也。本作部婁。

(二) 灝

音昊。灝氣。浩然之氣也。

柳宗元鈞鐔潭記

鈞鐔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日欸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註釋】

(一) 鈞鐔

音古母。潭在四山山麓。冉溪所匯。

齧

音泉。

(三) 亟

頻數也。

(四) 欸

叩也。

(五) 私券

私債也。

〔六〕委積

積聚也。

〔七〕芟

音彩。除也。

〔八〕濼

但紅切。小水入大水。

〔九〕迴

遠也。

〔一〇〕夷

時零陵縣雜苗夷而居。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柳宗元鈇鉞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鈇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莫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註釋】(一)湍音貪。急水也。(二)魚梁通石梁。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三)突怒高起貌。偃蹇屈曲貌。(四)嶽然

石勢聳立之狀。(五)籠包舉也。(六)貨而不售欲買無人交也。(六)濳濳水聲。(八)市周也。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望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禁止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註釋】(一)垠音銀。崖也。(二)睥睨城上短牆。亦作埤埤。梁負棟橫木。欂音麗。屋棟也。(三)堡塢村落外小城。藉以守衛者。

(四)激越清遠也。(五)箭竹之小者。(六)數密也。

柳宗元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磯。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_榘。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立。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曰奉。壹。

【註釋】

(一) 篁 叢竹也。 (二) 坻 音遲。水中高地也。 嶼 音序。中小山。 磯 音駝。通砧。擿衣石也。 巖 石窟也。 (三) 俶 昌六切。始也。

(四) 翕忽 疾貌。翕言吸。 (五) 悄愴 慘貌。 幽邃 遠貌。

